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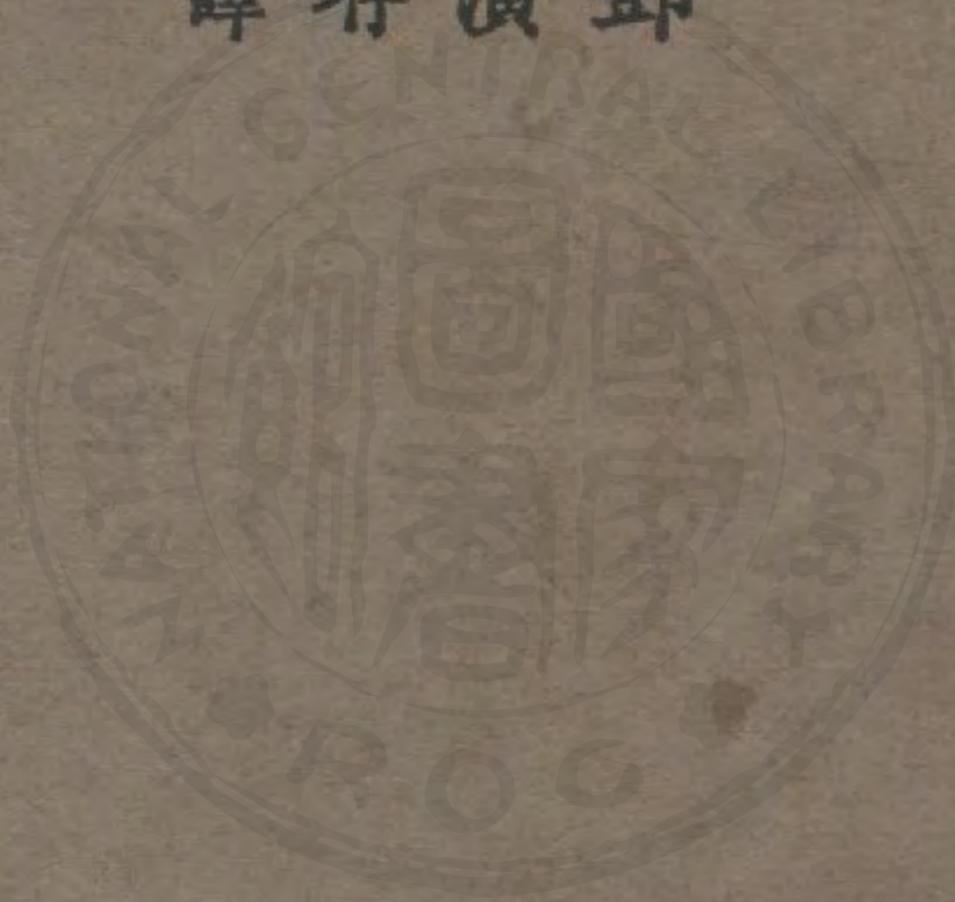
書叢學文

光 之 暗 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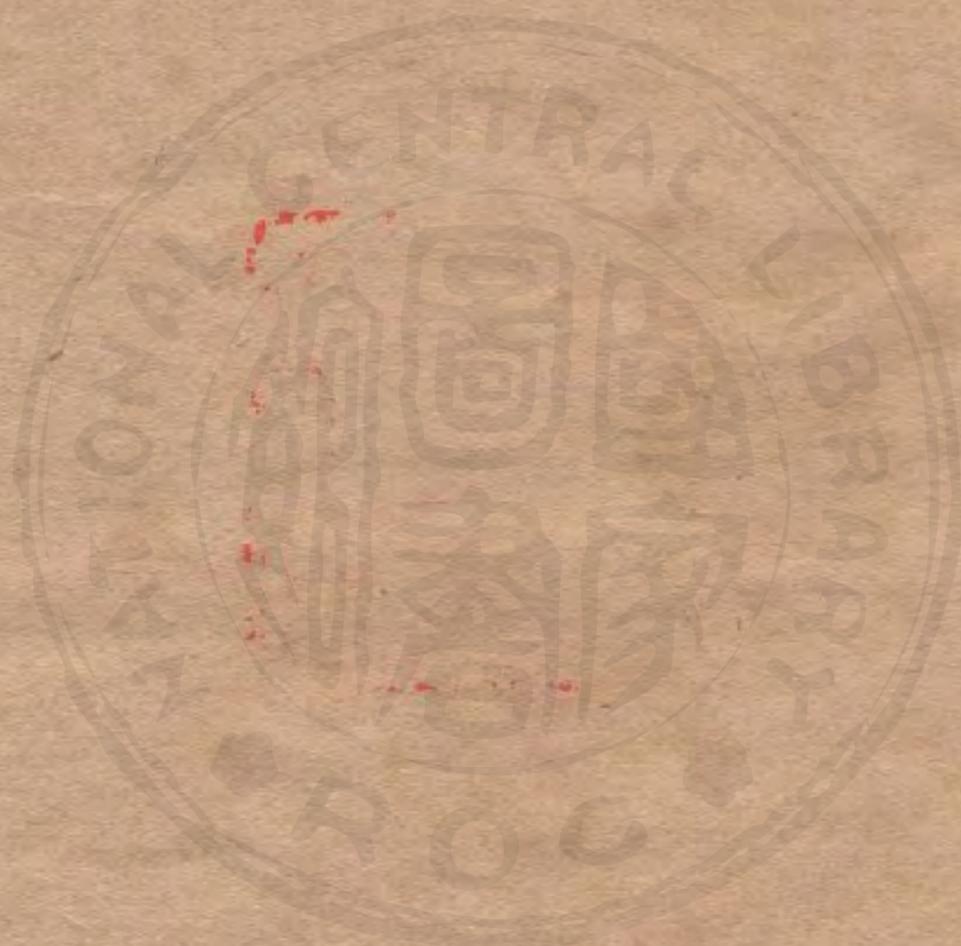
著 泰 斯 爾 托

譯 存 演 鄧



社 學 共

1 9 2 3



序



鄧演存君把這本戲劇譯成以後，拿來對我說：『你是研究宗教底；請你念一念這書。念完之後，還請將個人的感想寫一點出來，作為這譯本底敍言。』因此，我不得不仔細地看過一遍——不是為着要寫敍言，是要從中找出些少對於宗教底教訓。

人的理性是不會錯誤底；人的宗教也不是全然壞的。會錯會壞底緣故，都是受習慣，制度底蒙蔽；或感情，權力底引誘和壓迫。所以有制度，有權力，有感情底事體所發生底謬誤常比那些沒有底多而且易。這劇本底主意就是描

畫一個信仰真理底人——尼古拉斯——怎樣和制度，習慣，感情，權力決鬥，他對於布施，自役，勸說等等願望和行為雖然失敗，可是他深信後來定有人會了解他所信底真理是靠得住底。思想和制度常會發生衝突底緣故，就是因為制度屢要硬化思想，使他不能融通流轉。然而思想和真理底距離是很近的，他底不受拘束，和恆久發展底性質也和真理一樣。宗教思想和教會制度底衝突，多是為着教會擅用感情擁護一種化石的思想——信條和儀式——來抨擊理性。教會常常這樣辦，所以弄到教義和

行爲背道而馳！基督教是建基於「愛」、「生命」、「光明」上頭底；然而歐戰時，有鼓吹從軍底牧師，有代派誠報底教會。這正和本劇主人尼古拉斯對謝立新神父所說：「教會倒反祝福那殺人底軍隊」底話相應了。

人類底宗教心是真實的，一切行爲依着這心去做，就永無失敗底時候。但這心一入教會的制度裏，其危險立見。所以金鑰在前，要用工夫辨別一下。若是你想着你有一種宗教的行爲是對，就要盡心盡力受持他，雖然喪掉你底榮譽，快樂，甚至於生命，也要堅持到底的。以血滅罪底耶穌說：『我來了，兒子要和父親生疏；

女兒要和母親生疏；媳婦要和婆婆生疏。人底仇敵就是自己家裏底人。』看這本戲劇就知道他底意思：第一是不用感情去迷惑真理；第二是要憑着各人純正的信仰去和舊制度決鬥，雖是至親的人也不必顧惜。這雖名爲劇本，其實就是社會的福音，不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現身說，現身演底。人們，你們能爲社會和宗教發起無量無邊的指導心，而排演這劇，宣傳這劇麼？戲院就是你們底道場；社會就是你們底道場；反過來說，社會就是你們底戲場，快把他排演出來罷。

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許地山，在上海。

8535
12

黑暗之光

原名 "The Light that Shines in Darkness"
俄國託爾斯泰著

劇中人物

尼古拉斯伊凡魯域沙令脫色

瑪利伊凡魯拿 (或稱瑪沙)

劉巴 (或劉博力古李拿)

美西

開素

史提芬

文尼亞

蜜脫芬美脫

他們的兒子

他們的女兒

他的妻

文尼亞的教師

彼得沙門魯域克鶴脫色

亞力山大伊凡魯拿

李沙

却藍順魯華

鮑力斯

湯尼亞

惠沙利

謝立新

愛力色斯美海魯域斯他蒿斯其

他們的女兒

公爵夫人

却藍順魯華的兒子

却藍順魯華的女兒

神父 村裏的牧師

神父

黑暗之光

479005

尼古拉斯家裏保姆和僕從

衣文

色別順

以夫蘭

被德

農婦

馬麗沙卡

阿列三德彼脫魯域

一個村裏的巡士

律師

亦古

書記 巡兵 將軍 大佐 副官 兵士

農夫

農夫

依文的妻

衣文的女兒

警官 速記者 小禮拜堂的牧師 醫院裏

的病人 生病的官 醫生長 外科醫生

防守的人 伯爵夫人及其餘在尼古拉斯家

裏跳舞會的賓客 彈琴的人

第一幕

佈景

戲台上陳設一個很華富別墅的洋臺。洋臺的前面是花園，網球場，和打木球的地方。那些小孩子同他們的保姆都在那裏玩木球。瑪利伊凡魯拿是個四十歲，美麗，端雅的婦人，和伊的姊姊亞力山大伊凡魯拿，一個四十五歲，又肥，又笨，又獨斷的

婦人，及伊的丈夫彼德沙門魯域克鶴脫色三人一塊坐在洋臺上；彼德是個很肥，很壯健，容貌污穢，鈍笨的男子，身穿夏季衣服，戴着眼鏡。他們大家都坐近一張早餐桌旁；桌上擺有茶缸和咖啡。大家喝着咖啡；彼德沙門魯域正在那裏吸煙。

亞力山大 假使你不是我的妹子，尼古拉斯伊凡魯域不過是一個熟識的人，不是你的丈夫，我却可要查究查究這些新奇動人的事，或者我還要扶助尼古拉斯哩。我看這事倒很巧妙。我看你的丈夫却效傻子的行爲，一味做傻子，我不能不告訴你我心裏的感

想。我還要告訴他，就是你的丈夫咧。我要一直對親愛的尼古拉斯說出來。誰也我不怕的。

瑪利 我一點都不措意，我自己也看得見。不過我却想不到這般的重要就是了。

亞力山大 你或者沒有想到也說不定，但是我確實對你說：倘若你讓他繼續下去，你們一家的人都要變成叫化子了。那就是這種事情的所由……

彼德 變成叫化子！連他們的財產一同帶去麼！

亞力山大 是，變成叫化子。不要插嘴！你常常

以爲男子做的事自然都是正當的。

彼德 我不曉得。我不過說……

亞力山大 你從不會曉得你所談的事，你們

男子漢一起首胡說亂道就不曉得說到什麼地方纔能終止。倘若我處於你的地位，我一定不贊成這事，我當設法遏制這事。我從來沒有聽過這種的事情：丈夫是一家之主，却一天到晚一點事都不做，四週無度的游蕩，怠忽他的家務，荒棄各種的事情。我早曉得這事將來得着怎樣的結果了！我全都曉得清清楚楚。

彼德 (對瑪利) 請你解給我聽，瑪利，尼古

拉斯又得着什麼新狂病啦？那些提倡自由主義的人哪，州裏的議會哪，制定的學校哪，閱報室哪，以及其餘一切的東西——我全都曉得。就是社會主義大家，罷工，每天八點鐘的工作，——我也曉得。但這又是什麼事呢？請你解說解說。

瑪利 他昨天已經告訴你了。

彼德 我所得的就是我不能理會的。什麼福音書，登山寶訓，禮拜堂，都是無用的東西。但是沒有禮拜堂，我們又到什麼地方去禱告呢？

瑪利 那就是這事受害最深的地方。他對於

什麼東西都想破壞，又不想法建設些東西來替代破壞的東西。

彼德 這事又怎樣會發生的呢？

瑪利 這事是在舊年他的姊姊死的時候就發生了。他一天到晚的憂鬱，不歇地說死，那時便得着病。這是你曉得的。後來他的傷寒症好了，他也就一概都改變了。

亞力山大 春季的時候他還到莫斯科來看我們，那時他是很溫文的，還和我們打紙牌咧。那時我看他倒沒有什麼，和平常一樣的呀。

瑪利 是；但是那時他已經改變了。

彼德 怎曉得呢？

瑪利 他從前待他的家人完全無有特異的地方，新約全書差不多是他的心愛物一樣。一天到晚都談新約全書，晚上就是不睡覺也爬起身來讀，有時還記錄起來，一段段，一節節的騰寫清楚。有時又去找僧正，老年的修道士談論宗教。

亞力山大 從前尼古拉斯可到禮拜堂那裏懺悔，和行聖餐禮麼？

瑪利 從前他并不到禮拜堂懺悔，行聖餐禮的；自從結婚之後，一共二十五年，他都是到修道院裏懺悔，行聖餐禮；後來他斷定懺悔

和到禮拜堂都是無用的，他就不去了。

亞力山大 你看他這樣前後相反！上一個月

他還到禮拜堂齋戒，現在忽然間却全都變

成沒用的東西了！

瑪利 那麼，你去勸勸他吧。

亞力山大 我去，我自然要去。

彼德 那不見得這麼緊要。

亞力山大 那對於你自然不見得緊要，因為

男子心裏是沒有宗教的。

彼德 你讓我說。我說的並不是這話。倘若尼

古拉斯不到禮拜堂去，新約全書又從什麼

地方來呢？

瑪利 他說我們應該照着登山寶訓的教義

去行，將所有的都拿出來送給人家。

彼德 倘若什麼東西都送給人家，我們自己

又怎樣生存呢？

亞力山大 在登山寶訓裏，什麼地方命我們

和僕人握手呢？不過說：『柔和的人有福』罷

了，沒有一字是說握手的呀！

瑪利 自然是他相信過度的緣故，他無論接

受什麼東西，都是這樣的。有時弄音樂，有時

赴學校……但是總不肯讓我安靜些時就

是了。

彼德 他爲什麼事到鎮裏呀？

瑪利 他並沒有告訴我；我曉得他一定是到鎮裏去旁聽那偷木的案子。就是那班農夫把我們的樹林斬了些下來的公案。

彼德 是斬那些大杉樹林麼？

瑪利 是；後來被人告到法庭裏，法庭判決他們賠償損失，還定監禁的罪。今天又是開庭審判的日子。我想他一定是因這事到鎮裏的。

亞力山大 尼古拉斯一定是饒了他們；明日那些村人又要把花園裏的樹也掘去了。

瑪利 他們看起來老早便開始掘樹了。所有的蘋果樹差不多給他們斬斷，田裏也踐踏

到不像樣子。他却寬仁大度的饒了他們。

彼德 很不凡呀！

亞力山大 那就是我所以喊你要插身干涉的緣故。倘若這事再照這樣接續下去，什麼東西都沒有了。我想那就是你做母親的責任，應該拿一點手段出來。

瑪利 我怎能做些什麼事呵？

亞力山大 你能做些什麼事？遏止他哪，設法使尼古拉斯了解這是做不得的事哪。你是有兒女的人。怎能不做他們的榜樣呢！

瑪利 這事倒很難，我只好試試看，希望手到成功，好像我從前遏止他別的昏迷的事一

樣。

亞力山大 不錯，上帝一定幫助那些自助的人，你要設法把他弄醒來使他曉得：他并不是單獨的，不是照着正路走的。

瑪利 最不好的就是他并不關心兒女。什麼

事都要我自己一個人去安排。一方面，我有

一個手抱的嬰兒；別方面，有兩個長大的兒女，——一個女兒一個兒子——他們全都要我

時時留心，指導；但是只有我一個人。尼古拉

斯從前是個很週到，很愛惜兒女的父親。現

在他一點東西都不管了。昨晚我告訴他文

尼亞很懶惰，學校考試又考得不好，他却說

最好教文尼亞脫離了學校。

彼德 他打算把文尼亞送到什麼地方去呢？

瑪利 沒有地方。這就是頂可怕的事兒。所有

的事兒都弄錯了，他却不教我應該做些什

麼。

彼德 好奇怪呀！

亞力山大 一點都不奇怪。那就是你們男子

漢尋錯找過，不做事的通常慣技。

瑪利 史提芬已經畢業了，一定要找些事兒

做做，他的父親却一句話都不提及。史提芬

願意去做文官的事。他的父親却說做文官

是沒用的，他想去當陸軍衛騎兵，尼古拉斯

伊凡魯域又不贊成。史提芬問他的父親要他做些什麼事，他的父親却反轉來問他：爲什麼不去耕田？耕田的事比做文官還要好得多咧。喊史提芬做些什麼事呀？他跑到我跟前來問我，我本可以定奪的。但是那實行的權，是操諸他父親的手呀！

亞力山大 你應該明明白白地對尼古拉斯說呵。

瑪利 是；我一定要對他說。

亞力山大 你明明白白地告訴他，就說：你眞個不能維持了，你盡你的義務，他也要盡他的義務。否則，最好尼古拉斯把家產交給你

去管理。

瑪利 唷，那是無趣的！

亞力山大 倘若你願意，讓我對尼古拉斯說。我就要一直地對他說。

（一個年輕的牧師走進來，有點羞怯剛健的樣子。他帶着一本書，和那些在場的人行握手禮。）

惠沙利 我來找尼古拉斯伊凡魯域。我——我還給他一本書。

瑪利 他到鎮裏去了，但不久就要回家的。

亞力山大 尼古拉斯借給你一本什麼的書兒呀？

惠沙利 那書是利南的——是——一本書——是

一本耶穌傳。

彼得 嘻，你却讀這本書兒。

亞力山大 (侮慢的樣子) 尼古拉斯伊凡

魯域借這書給你看麼？吓，你還是贊成尼古

拉斯還是贊成利南先生呢？

惠沙利 (聳動的樣子，點着枝香煙) 不錯，

那書是尼古拉斯伊凡魯域借給我看的。我

自然不贊成這本書。倘若我贊成這本書，我

也不是個教會裏的忠僕了。

亞力山大 你既然是個教會的忠僕爲什麼

不設法感化感化尼古拉斯伊凡魯域呢？

惠沙利 若照我說起來，各人都有各人的意

見。若照我說起來呢，尼古拉斯伊凡魯域所

說的話都是含有真理的。但是從大處上說，

關於教會的事兒尼古拉斯却是是——是——

是——謬誤的。

亞力山大 尼古拉斯伊凡魯域又說過些什

麼含有真理的話呢？山上說教命我們把東

西捨給別人，教我們的家人都變成叫化子，

那是真理麼？

惠沙利 家家的人在禮拜堂裏行祭祀禮，禮

拜堂的神父却祝福家家的人，他們可不是

這樣麼？但最高的美德是要拋棄世俗的利

益的。

亞力山大 這對於那些聖徒自然是極好的，至於平常的人只要能做一個好基督教徒總算不錯的了。

惠沙利 沒有人能說他被譴到地上來，爲的是什麼事兒。

亞力山大 我猜你是結了婚了。

惠沙利 是的。

亞力山大 你有兒女沒有呵？

惠沙利 有；生了兩個。

亞力山大 那麼你爲什麼不把世俗的幸福拋棄了，却只顧吸烟呢？

惠沙利 我可以說：那是因爲我軟弱和卑陋的緣故，所以我不願拋棄。

亞力山大 我看起來你不但不去警醒尼古拉斯伊凡魯域，你却還要從旁幫助他；我老實對你說：那是很不正當的。

（保姆走進來。）

保姆 你沒有聽聞小孩子哭麼？請你到他那裏去罷。

瑪利 我來了，我來了！（退。）

亞力山大 我倒爲我的妹子很擔憂。我看她這樣的受苦！管理一家人家，不是樁容易事兒，——七個兒女，內中一個還是懷抱小兒呢。

尼古拉斯用他的時髦理論，——我想他是壞

在這裏；——（用手指她的頭）——現在請你老

實告訴我：你闡發的新宗教，到底是什麼東西？

惠沙利 我實在不懂你的話。

亞力山大 請你不要假裝不懂。我問你的話

你完全曉得的。

惠沙利 但是，請恕我——

亞力山大 我且問你：什麼是信條；你們和農

夫行握手禮，准許農夫斬伐你們的樹木，送

錢給他們去喝酒，拋棄你們的家人，這却依

那一條信條而行的？

惠沙利 我不曉得。

亞力山大 尼古拉斯還說這是基督教的教

訓呢。你是個正教會的牧師，所以你是應該曉得，應該說明基督教的教訓：是不是慫恿

人家去偷東西的。

惠沙利 但是我——

亞力山大 否則你為什麼稱你自己為牧師

呢，為什麼披長髮，穿長袍呢？

惠沙利 從沒有人問過我們這種事情。

亞力山大 真的！很好，我就問你。昨天尼古拉

斯伊凡魯域說福音的命令是『捨東西給

求你的人；』這句又怎樣解釋呢？

惠沙利 我想意義很簡易易懂。

亞力山大 我却想不到。我想：不過好像從前人家教我們的人人只許擁有上帝所賜給他的東西。

惠沙利 那自然，但是，仍然——

亞力山大 足見你是站在他那一邊的人家。告訴我：你是接近他；我現在老實對你說：這對於你是很謬誤的。倘若是女教師和小孩子相信尼古拉斯的話，這還可以說得過去；至於你呢，處於你的地位，總應該了解你的責任是什麼呀！

惠沙利 我當努力去了解。

亞力山大 尼古拉斯伊凡魯域既不到禮拜

堂，又不行聖餐禮，怎樣能夠令人家喊他是個信仰宗教的人呵？你呢，不但不去感化他，還要和尼古拉斯一塊讀利南的著作，隨你的意向來解釋福音書。

惠沙利 （震動）我不能回答你。我——我很詫異，最好不說一句。

亞力山大 噯！倘若我是僧正，我可要教訓你讀利南的著作，教你吸香烟呢？

彼德 爲上天的緣故，不要說罷。用什麼權——亞力山大 請你不要譴責我。我曉得惠沙利

神父一定不掛意的。我不過說我從前的老

話兒。倘若我再含有惡感，那更加不好了。是
不是呀？

惠沙利 倘若我自述不好，就請恕我，——請恕
我。

(劉巴和李沙兩人走進來。)

(劉巴是瑪利的女兒，二十歲，出落得很美
麗，很有能力。李沙是亞力山大的女兒，年
紀稍微大些。)

(他們倆頭上都披着頸巾，手裏拿籃子，
他們正預備去樹林裏採菌。他們招呼了

亞力山大，彼德和牧師。)

——母親在什麼地方？

亞力山大 她剛去看護小孩子。

彼德 記得採多點菌回來呀。一個村女今朝
倒裝飾得很美麗的。我想和你們一塊去採
菌，但是天氣這樣的熱。

李沙 來父親。

亞力山大 是，你去罷。你長得太肥了。

彼德 很好。讓我去吸一枝煙就來。(退。)

亞力山大 那些小孩子們都在什麼地方呢？

劉巴 史提芬騎了腳踏車到火車站去了，蜜

脫芬美脫和父親一塊到了鎮裏，那些小的
都在那裏耍木球，文尼亞在走廊裏和狗戲
鬧。

亞力山大 史提芬現在決意了，沒有？

劉巴 是；他就要入伍當義勇兵了。昨天他和父親很鬧了一場。

亞力山大 噯，他也忍耐了好久了。就是一隻小蟲也會變化的。孩子一心想去製造生活，尼古拉斯却叫他去耕田。

劉巴 父親沒有說過那個。他說……

亞力山大 那不必爭論。孩子總想起首作事業。無論他提議什麼事，都受別人的非難。噲，史提芬來了。

（史提芬乘着腳踏車進來。）

亞力山大 剛剛講安琪兒，便聽聞他的翅膀

響。我們正在說你哩！劉巴說你昨天對你的父親說了好些不好聽的話。

史提芬 沒有的事，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兒發生。他發表他的意見，我發表我的。倘若我們的意見不合，那不是我的錯。劉巴曉得什麼，只想說別人的壞話罷了。

亞力山大 你決意做什麼事呵？

史提芬 不曉得父親願意我做什麼事。我恐怕他連自己的事也不曉得哩。但是我已經決意去入伍做騎衛隊的義勇兵了。只有在我們家裏，隨便什麼事都發生困難。事情本

是很簡單的。我既然卒了業，就應該做軍事上的事，我因爲不喜歡和那些慌愴，醉酒的兵官一塊兒做事，所以我現在入伍當騎衛兵，因爲騎衛隊裏我有許多相熟的朋友。

亞力山大 爲什麼你的父親又反對呢？

史提芬 父親？還說他做什麼？他耽溺着他的意見。一味固執着。他說軍事上的事是萬事中最卑怯的事，我不應該投身去做這種的事，所以他不肯供給我金錢。

李沙 不；史提芬，他並沒有說這話。說底時候，我也在那裏。他不過說：人若是沒有能力脫離軍事上的事，只應做一個新募的兵，但是

入伍當義勇兵，那是個人自己情願去做的事。

史提芬 當兵是我去當，不是他去當的。他自己從前也是個軍官。

李沙 他並沒有說不供給你金錢呀，不過說：他很不贊成那些和他所抱的主義相反的。事兒罷了。

史提芬 這事和他所抱的主義沒有什麼關係呀。我現在已經入了伍了，事兒也有結果了。

李沙 我不過說我所耳聞的話罷了。

史提芬 我曉得。無論什麼事，你都是贊助父

親的姑媽，你曉得麼？李沙是常常站在父親那邊的。

李沙 那倒是一個公平的問題。

亞力山大 噯，我只曉得李沙常常贊助胡說亂道那一邊的。她倒很靈敏的說這句話兒。她從很遠便嗅着這話的味兒了。

（文尼亞穿了件很闊大的外衣，手裏拿着封電報，和着幾隻狗一塊兒跑進洋臺來。）
文尼亞 （對劉巴說）你猜誰就要來我們這裏。

劉巴 我爲什麼要猜？把那封電報給了我罷。
（伸出她的手取電報，——文尼亞死執着不

肯給她。）

文尼亞 這封電報不可以給你，我也不告訴你是誰打來的。總之，打電報來的那人，你聽了便要面紅就是了！

劉巴 胡說！誰打來的電報啊？

文尼亞 嘻嘻！你面紅了，你面紅了！愛林姑媽，你看她可不是面紅麼？

劉巴 何等胡說！愛林姑媽，誰打來的電報呀？
亞力山大 從却藍散魯華公爵夫人那裏打來的。

劉巴 哦！

文尼亞 『哦！』那自然！你爲什麼要面紅呵？

劉巴 姑媽，把那封電報給我看看。（讀電）

「搭郵政火車到尊處；共三人。却藍散魯華白。」公爵夫人，鮑力斯和湯尼亞三人就到了。很好，我很快樂！

文尼亞 你自然快樂！史提芬你看她面紅了！

史提芬 噢，不要說罷。說了又說，說了又說，總不過說這一句話！

文尼亞 你說這些話都是因為受了湯尼亞的迷。你還要拈鬮呢，因為哥哥妹子不可以娶或嫁給哥哥妹子的。

史提芬 不要說這些齷齪話。你最好是留心一些。我已經警戒過你好幾次了。

李沙 他們搭郵政火車來這裏，那麼，他們不久就要到了。

劉巴 那自然！我們還是不要出去的好。

（彼德吸着香煙走進來。）

劉巴 彼德姑丈。我們不去採菌了。

彼德 爲什麼不去？

劉巴 却藍散魯華公爵夫人不久就要來了，

在他們沒有到之前，我們還是拍網球罷。史提芬，你拍網球麼？

史提芬 很好！

劉巴 我和文尼亞一塊兒對你和李沙兩人。贊成麼？好，那麼我去取球和喊村裏拾球的

小孩了。(退)

彼德 我倒很想散步。

惠沙利 (站起身要走)再會!

亞力山大 噢,惠沙利神父,等一下。我很想和

你談談,尼古拉斯伊凡魯域不久就要回家了。

惠沙利 尼古拉斯伊凡魯域還有好些時纔

得來呢。(又點着一枝香煙)

亞力山大 我看見有乘馬車就到了,恐怕就

是他回來了。

彼德 那個却藍散魯華公爵夫人?可是那個

做女子時候名叫做格里新的那個麼?

亞力山大 是,不錯,就是往日和她的姑母一

塊兒住在羅馬那個可愛的却藍散魯華公

爵夫人哪。

彼德 我很喜歡見她。從前住在羅馬的時候,

我們倆(指公爵夫人和他)常常在一塊

唱二諧曲子,自從那時一別之後,我就沒有

見過她的面。他唱歌,實在唱得好聽!我曉得

她生了兩個孩子。

亞力山大 不錯,他們倆(指公爵夫人的兒

女)和她現在都快來了。

彼德 我從前倒不曉得却藍散魯華和尼古

拉斯等這麼親密的。

亞力山大 他們並不親密，不過舊年大家纔

熟識，我曉得公爵夫人想定劉巴作媳婦。劉

巴心裏也明白。

彼德 却藍散魯華族是很富貴的呀。

亞力山大 是的。公爵還活在世上，却沉湎在

醉鄉裏，家財差不多蕩盡。公爵夫人到沙爾

(俄國稱皇帝曰沙爾 Tsar) 那裏呈訴，沙

爾便分了些公爵的家財給她，公爵夫人便

和她的丈夫離緣。但她很光榮地養大兩個

兒女。女兒是個優美的音樂家，兒子做人又

極幽雅，已經在大學校畢了業。我不見得人

家喜歡和瑪沙親密。因為現在不是會客的

時候。吓，尼古拉斯回來了。

(尼古拉斯伊凡魯域走進來。)

尼古拉斯 早安，愛林。(指亞力山大) 哈嚕!

彼德。(對牧師說) 惠沙利，你好麼?(握手。)

亞力山大 這裏還有點咖啡。我斟些給你，好

麼? 咖啡不甚熱了，還是拿去燙一燙罷。(按

鈴喚人。)

尼古拉斯 不必，多謝；我已經喫了早餐。瑪沙

呢?

亞力山大 她進去看看着小孩。

尼古拉斯 瑪沙好麼?

亞力山大 很好，很好。你的事辦好了麼?

尼古拉斯 辦好了。若是有咖啡或茶的時候，我倒想喝一點。（對牧師說）你把那本書帶了來沒有？那本書你讀過沒有？我一路上都想着你呢。

（一個男僕走進來鞠躬。尼古拉斯立刻起身，進前和男僕握手。）

亞力山大 （聳一聳肩，和她的丈夫互相注視。）請把那缸茶熱一熱。

尼古拉斯 愛林，不要緊。我不要什麼東西，若是我要喝時，喝這些就可以啦。

（美西看見她的父親，立刻從木球場跑到尼古拉斯那裏，雙臂抱着他的項脖。）

美西 爸爸，你回來了呀？

尼古拉斯 （用手撫弄她。）剛纔回來。剛纔回來。讓我去喝點東西。你出去玩耍罷。一會我就來。（坐近桌旁喝茶，喫東西。）

亞力山大 那些農夫定了罪沒有？

尼古拉斯 定了。宣告有罪了。（對牧師說）

我想利南（Renan）不能使你發生信仰心。

亞力山大 你不滿意那判決麼？（指審判農夫伐木的案。）

尼古拉斯 （惱。）我自然不滿意。（對牧師說）

你的主要問題並不在，並不在基督的教道上，也不在基督教的歷史上，却是在教會的

……

亞力山大 那又怎樣呢？他們（指牧師們）

自己懺悔，你却責備他們虛偽。他們並不是偷別人的東西呀，不過是拿……

尼古拉斯 （剛開口和那牧師說話，忽然聽

了她的話，立刻掉轉頭很堅決地對亞力山

大說。）我親愛的愛林呀，請你不要用那些

暗譏明刺的話來擾亂我罷。

亞力山大 我並沒有說這些話。

尼古拉斯 倘若你真個想曉得我之所以不

能控告那些砍樹的農夫的理由……那些

樹木，是農夫很需要……

亞力山大 我敢說這個茶缸，他們也是很需

要哩！

尼古拉斯 好，倘若你要我告訴你我之所以

不贊成監禁那些偷砍森林樹木的農人：

……那森林其實並不是我的，不過當作是

我的罷了……

亞力山大 （插口。）人人都這樣的當作咧！

彼德 你們倆人又起爭論了。我還是帶着那

些狗出去散步罷。（他離開這洋台。）

尼古拉斯 假定那森林真是我的，——這雖是

不可能的事——我們一共有二千二百五十

畝的森林，每畝大約種二百顆樹的樣子。那

麼總數就有四十五萬顆樹了。農人砍了十

呀。

顆——那也不過四萬五千份之一。那麼，爲這點子的東西，那也值得把一個清白的人，從一個快樂的家家庭拖出來，捉進牢獄裏麼？

尼古拉斯 我往日何曾囤積呢？我什麼時候監督着森林呢？譬喻：有人，他是不以謀害別人爲羞恥的，你斷不能拿這種的事兒來證實他。

史提芬 哼，倘若你不追究這四萬五千份之一，恐怕其餘那四十五萬顆的樹，就要給他們砍個乾淨咧！

史提芬 沒有那個謀害別人的人。

尼古拉斯 我不過答覆你姑媽的話。其實，我對於那些森林並沒有主權。地土是屬於公衆——不是屬於個人的。我們倚靠個人，一定不能做一點工作的。

尼古拉斯 倘若他不以懶惰爲可恥，——只曉得靠別人的勞動來生存——那又不能證實了。所以你在大學所讀的經濟學，只不過拿來表明你的地位罷了。

史提芬 噢，不！你往日也囤積，也監督着地皮

史提芬 反面，說你要曉得科學破壞各樣的成見啊。

尼古拉斯 噯，那不要緊。我所要緊的事，就是：

倘若我處以夫蘭（偷砍樹木的農人）的地

位，我也不得不迫着要這樣做（指做砍樹

木的事）。做了之後，別人把我捉進牢裏，我

也應該失望，所以我不但不能控告以夫蘭，

而且還要竭力管救他哩，因為「我施於人，

人亦施於我」的緣故。

彼德 那麼，照這樣的情形，人是不是私自擁

有東西的了。

亞力山大 那麼，偷東西倒比較做工還有利

益了。

史提芬 你從來不肯答復別人的話。我說誰

能儉省，誰就有權用他的錢。（彼亞史三人

同時一塊說。）

尼古拉斯（笑）我不曉得答復那一個的話

纔好。（對彼德）是人是不是私自擁有東西

的。

亞力山大 倘若照這樣子，就是衣服和麪包

人都不可以私自擁有的了。那麼什麼東西

都要捨棄。而且生命也變成不可能的了。

尼古拉斯 我們斷不能照着我們現在的生

活。

史提芬 那麼我們只好等死了。所以我說這

種主義對於人生是沒有益處的。

尼古拉斯 反過來說，這種主義正是爲人生而設的。是什麼東西我們都應該犧牲。——不但有益於我們的森林要犧牲，就是我們的衣服和麵包也都要犧牲。

亞力山大 小孩子的麵包也要犧牲麼？

尼古拉斯 是；小孩子的麵包也要犧牲，——不但犧牲麵包就算了，——就是我們也要犧牲我們自己。這就是基督的教訓。我們一定要努力，把我們自己犧牲。

史提芬 那麼，死麼？

尼古拉斯 對的；倘若你能夠爲人而死，那於你，於人，兩方面都有益處；不過事實上人不

是單有靈魂，靈魂只是寄寓在肉體裏頭：肉體迫着我們爲自身而生存，光明的靈魂却逼我們爲上帝爲人類而生存，兩相衝突，結果我們只得取折中辦法。但我們越是和上帝接近，事情却做得越好。所以我們能設法和上帝一塊兒生活，那就更善了，不過肉體是努力自私的。

史提芬 爲什麼要取折中辦法呢？倘若這種的生活是最善的，人就應該犧牲一切。應該去死。

尼古拉斯 那是很光榮的。我願意你實行，你就會曉得那於你，於人，都有益處。

亞力山大 不，這事既不明瞭，又不坦白。這是毫無價值的。

尼古拉斯 我怎樣辦呢？我不能使你們明白

了解。就這樣足夠了！

史提芬 誠然，這就夠了！我真不懂。（退。）

尼古拉斯 （對牧師說）你看那書有什麼意見沒有？

惠沙利 （激動）我不曉得要說些什麼。講到

歷史那方面，我已經讀得很詳細了，但是裏面的證明很難使人信仰，很難使人滿意，

或者是因為材料不足的緣故，也不一定。你不能用歷史的眼光來證實基督的神聖和

非神聖。只有一個不可答辯的證明……

……

（談話的時候一個個離位他去——婦女先

走，史提芬和彼德後隨，只剩牧師和尼古拉斯倆人在那裏。）

尼古拉斯 你的意見是說教會麼？

惠沙利 不錯，那自然是說教會，這是人的法表，——唔，真聖人的法表我還可以說麼？

尼古拉斯 如果真個有這麼一個確實而又

可以令我們信任的權力生存在世，並且這種的權力又是我們願意他生存的，那倒是很好的事兒。不過我們的願望現在並沒有

證實這種權力是生存在世的。

惠沙利 我敢說現在已經證實了。上帝斷不能一任他的法律給人家牽強附會，隨意解釋，所以他要建設一個，——唔，——一個他的真理監守者。他已經防過別人誤解這些真理，他不是麼？

尼古拉斯 很好，但是你往日只不過開始證實那些真理的本身，現在你纔在那裏證實那些監守者的真理。

惠沙利 唔，關於這一層說起來，我們一定要信仰了。

尼古拉斯 信仰？沒有信仰，我們是不能够生

活的。在真誠的，無窮的人生裏，我們一定要信仰，不過不是叫我們去信仰別人所告訴我們的話，却是叫我們去信仰我們自己的思想，我們自己的理性……所引導我們的話，就是信仰上帝。

惠沙利 理性有時是會蠱惑你的，——各人有各人的——

尼古拉斯 （奮激。）這是可怕的謾言！上帝賜給我們一個神聖的器具去了解真理，——這個器具是可以把我們大家都團結起來的，——但是我們却不肯信任這個器具。

惠沙利 但是大家的意見不相同的地方很

多，我們又怎樣能夠信任這種的器具呢？

尼古拉斯 我們對於二加二等於四，我們可

有什麼意見不同的地方沒有？我們對於「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和「萬物皆有因」這

兩句話，我們可有什麼意見不同的地方沒

有？我們對於像這一類的真理，我們有意見

不同的地方麼？我們大家都承認這些是真

理，因為他們和我們的理性一致的緣故。若

說到上帝在西乃山上指點摩西的說話，以

及佛陀是否從日光那裏飛昇，穆罕穆德和

基督是否飛上天裏去等問題，——諸如此類

的東西，——我們大家却可以不承認的。

惠沙利 不；我們並不是全體不承認。所有那

些了解真理的人，大家都團結着，一心一意

篤信上帝基督的。

尼古拉斯 那麼，你們並不團結了，因為你們

大家都是不同的緣故，我為什麼要相信你

是一個基督教徒，而不相信你是一個喇嘛

呢？這就是因為我剛巧生於你們的信仰裏

的緣故。

（說到這裏，忽然聽聞網球場裏有爭辯的

聲音『出了線了！』沒有，並沒有出線。『我

看見的！』說話的時候，男僕重新修拾桌子，

換了點新泡的茶和咖啡進來。）

尼古拉斯 (繼續說) 你說教會可以使人

起來。

類團結。然而，却是相反的，教會不但不會使

尼古拉斯 基督固然是把我們團結起來，但

我們團結，而且所有那些不好的意見，我敢

是我們却漸漸地變成不團結了，這都是因

說都是由教會而生的。『我多次要聚集你

為我們誤會基督的緣故。基督是要破壞一

的子民，如同母鷄將小鷄聚集在翅膀底下

切的教會的。

一般。』(譯者按這一句是引新約裏馬太第

惠沙利 那麼「去告訴給教會知」這一句又

二十三章第三十七節的話，只引一半，并沒

作什麼解呢？

有引完，結尾還有「只是你不願意」一句，非

尼古拉斯 這并不是字眼上的問題，這幾個

常重要，讀者一定要看了這句纔可以明白

字也不是對教會而言的。一切的事兒都是

尼古拉斯深意，所以在此附註幾個字。)

基督聖訓的精神。基督聖訓是很普遍的，所

惠沙利 基督以前的時候，纔是這般的，基督

有的信仰都包含在裏面，而且並沒有藏着

以後却可不然了。基督把我們大家都團結

一點獨占的東西，——也沒有什麼復活，也沒

有什麼基督的聖，也沒有什麼聖餐禮，——那自然沒有一點可以離異我們的東西。

惠沙利 唔，這就是你對於基督教聖訓的解釋，但是你要曉得基督教聖訓的基礎是建設在基督的聖和基督的復活之上的。

尼古拉斯 教會之所以這般可怕，正是因為這個緣故。那些教會所以離異我們，不能令我們大家團結的緣故，都是因為他們宣言：只有他們擁有完全的，真確的一定的真理，——『用聖靈充滿了我們。』這種的事兒，起始於第一次使徒會議。從那個時候起，他們便認實他們擁有完全的，獨占的真理呀，如

果我說自創世以來，便有一個上帝，我想大家都表同意於我，也許可以把我們大家團結起來；但是如果我說：自創世以來，便有一個婆羅門神，或者有一個猶太神，或者有一個三位一體的神——我想這種的神學，一定不會把我們大家團結起來罷。人們本來希望大家團結起來，或者找出一個方法來以達到團結的目的，但是他們却把一個唯一，確實的方法蔑視不顧，——就是尋真理的熱望。譬喻：在一間大屋裏，日光從屋頂上射到地板的中心，人們却不肯走進日光那裏做事，反轉來，倒一羣一羣的站在那大屋的椅

角。如果他們不約而同，大家都走進日光裏，那麼不用想察，他們自然會團結起來了。

惠沙利 若說起來，沒有一個標準的真理，你又怎樣去引導那些人民呢？

尼古拉斯 這就是可怕的事。我們各人有各人的靈魂要救，各人有上帝的工作要做，而且我們又很渴望去救別人，去教別人。我們又拿些什麼東西來教他們呢？最可怕的就是在十九世紀末葉，還以為我們仍當拿舊約裏那些無稽之談來教導他們，以及上帝怎樣在六天裏創造世界；那時洪水橫流，上帝怎樣把一切的動物救到那只方舟（Ark）

裏，那麼基督又怎樣吩咐我們去行浸禮，

你如果不行這禮，你就不能得救，這完全是不合理的懺悔——那基督又怎樣飛到那渺渺茫茫的天上，坐在上帝我們的神父的右手哪。我們大家雖然是聽慣了，不足為奇，其實這是極可怕的一個清白的小孩生來就有接受真善的機能，忽然天真爛漫地問我們什麼是世界，什麼是世界的法律，我們答覆他的時候，我們不但不把我們所篤信的愛和真理教導他，却拿些可怕的，不合理的謊言和恐怖裝滿他可愛的小頭腦裏，這是極可怕的！這是一個極大極大的罪惡，沒有

別的東西可以勝得過的。我們和你以及你們的教會大家都犯這個罪惡。請恕我！

惠沙利 是；如果你把基督的聖訓看作這個樣子，——依理說來——那麼就是這個樣子就是了。

尼古拉斯 不管你把他看作什麼樣子，他還是一樣的。

（靜。牧師告別。亞力山大走進來。）

亞力山大 再會，惠沙利神父。你不要相信尼古拉斯的話，他要把你引進迷途的。

惠沙利 噢，不。人是應該常常考察考察福音書（Gospel）這麼緊要的事，怎樣能輕忽呢？

（退。）

亞力山大 其實，尼古拉斯你却不可憐可憐他。他雖是個牧師，其實不過比小孩大些罷了。他並沒有犯了什麼罪惡，他也不能決然……

尼古拉斯 我們讓他去犯罪惡麼？讓他去欺騙別人麼。我們爲什麼應該呀？噯，惠沙利是個誠實良善的人。

亞力山大 倘若惠沙利信仰了你，他又怎樣呢？

尼古拉斯 那不是信仰我的問題，不過說：倘若他能夠發見些真理，那於他自己本身和

別人都有益處罷了。

亞力山大 若是真個有益處，不要說大家都要信仰你了。不過照我們看起來，却剛剛相反。沒有一個人信仰你，——就是你的妻子也不信仰你。她也不能信仰你。

尼古拉斯 誰告訴你的？

亞力山大 你可以把這些解釋給瑪沙聽。她從前既不懂，以後也不會明白，你爲什麼緣故要用恩惠待外人，對於自家兒女倒很怠忽的，恐怕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夠懂得咧。你只管解給瑪沙聽。

尼古拉斯 瑪沙一定懂得的。請你恕我，愛林，

倘若瑪沙不是飽受了外界的引誘，她已經了解我的主義了，已經和我攜手一塊兒進行了。

亞力山大 叫她把她的兒女拋給沈醉的以法蓮和他的同伴麼？這是永不會有的事。若是你對我生氣，就請你恕我，但是我不得不說……

尼古拉斯 我一點都不生氣。反過來說，我還喜歡你能夠發表你的意見，給我有機會宣布我的見解。我今天在路上已經想過一番了，我若立刻和瑪沙說明白，你就要曉得她是讚成我的見解的，因爲她生性又聰明，又

仁善。

亞力山大 你要容我疑惑這個。

尼古拉斯 噯，我却一點都沒有疑惑。這些見

解并不是由我發明的；這是我們大家所曉得，和基督所指示給我們的。

亞力山大 你以為基督指示這些給我們麼？

我恐怕他（指基督）指示給我們的，和這大不相同哩。

尼古拉斯 沒有什麼地方不同。你聽着。不要

爭辯，聽我講。

亞力山大 我聽，我聽！

尼古拉斯 你要曉得我們隨時可以死掉隨

時歸於烏有，或歸到上帝那裏，——上帝是要我們照着他的意志去生活的。

亞力山大 呀？

尼古拉斯 除了我靈魂裏的最高裁判，——我的良心的上帝，——所要求去做的事兒，我一生能夠做些什麼東西呢？我的良心和上帝命我應該尊重人類平等，應該博愛，應該為公衆服務。

亞力山大 那麼，你的兒女也在公衆的裏面了。

尼古拉斯 那自然，但是我一定要做我良心所默示的事。最緊要的事就是要承認我的

生命，不是屬於我自己的，你的生命也不是屬於你自己，却是屬於上帝的，——上帝差我們到世界裏照他的意志生活的。他的意志

……

亞力山大 你要瑪沙相信你這些見解麼？

尼古拉斯 那自然。

亞力山大 教瑪沙把教育兒女的事停止了

麼，把她的兒女拋棄麼？永不可以！

尼古拉斯 不但她，連你都要了解那是唯一要做的事。

亞力山大 永遠不會。

(瑪利走進來。)

尼古拉斯 噢，瑪沙，我希望我今天早上沒有吵醒你。

瑪利 不，我早上沒有睡。你的旅行快樂麼？

尼古拉斯 很快樂！

瑪利 你爲什麼喝冷茶啊？我們總應該預備

點熱茶給客人喝才好，你曉得却藍散魯公

爵夫人和她的兒女就要來了。

尼古拉斯 倘若你喜歡，我也喜歡。

瑪利 是，我很喜歡公爵夫人和她的兒女，不過現在不是客來的時候。

亞力山大 (對瑪利說) 你和他(指尼古拉

斯) 談談罷，我去看他們拍網球。

(靜了些時，瑪利和尼古拉斯同時說。)

瑪利 這是很難得的機會，我們還是談家事罷

尼古拉斯 我剛剛告訴

二人同時說

愛林……

瑪利 什麼？

尼古拉斯 沒有什麼，你說罷。

瑪利 我想對你說說史提芬的事，今天一定

要把這樁事解決了才好。那可憐的孩子還

猶疑不決，不曉得前途怎樣，他跑來問我，我

又怎樣能夠替他解決呢？

尼古拉斯 別人又怎樣能夠替他解決呢？他

自己能夠解決。

瑪利 怎麼，你要曉得：他是願意進騎尉隊當義勇兵的呀，他沒有得着你的保證書，他是不能入伍的，他又等錢使用，你却一點都不給他。(動怒。)

尼古拉斯 瑪沙，請你看上帝的分上，不要動氣，我說給你聽。我既不拿錢給史提芬，又不拒絕他。走進軍營裏作事，去當義勇兵。我平日以為只有那些發狂的笨漢才去做，只有那些野人才能忍受。倘若他不懂這意義，去作這卑陋的舉動，或者他是為自己私利起見呢，——

瑪利 噢，現在什麼東西你都以為愚笨的，發狂的！其實史提芬現在所求的生活——就是你往日的生活。

尼古拉斯 （刺激）我往日的生活是沒有覺悟的，沒有別人啓發我的。但是事到如今是倚靠他自己——不是倚靠我。

瑪利 你不拿錢給他，那是要倚靠你的。

尼古拉斯 我斷不能拿不是屬於我的錢給他。

瑪利 『不是屬於我，』這是什麼意思？

尼古拉斯 別人的勞動不是屬於我的。我拿錢給他的，一定要向別人拿。我沒有權向別

人拿錢，所以我不能給他。你看我雖是財產的主人，但是我是不能處理我的財產的，否則我的良心就要督責我了。我斷不能拿農夫終身氣力換來的錢給他去當兵，喝酒。把財產拿了去罷；那麼我可以不負責任了。

瑪利 我并不要財產，我要了也不能用。我不過應該教育兒女，把他們領到世界裏罷了。這樣辦法是很殘忍的。

尼古拉斯 最親愛的瑪沙，並不是這樣說法。你說話，我也說話，我想對你說個明白的。現在完全不可能了。我們一塊兒住着，大家却不能互相了解；有時大家倒好像故意誤會

似的。

瑪利 我本想使你了解我，我又不能令你了解。我又不能了解你所說的話。

尼古拉斯 那麼，現在就設法了解去。這是很難得的機會，只有上天曉得，什麼時候纔得着這個機會。你設法去了解，不但要了解我，還要了解你自己，了解你的生命。以後我們斷不能不曉得我們是爲什麼而生活的。

瑪利 從前我們也是這樣生活，我們的生活也不錯呀。（看見尼古拉斯面上有不愉之色。）哦，哦，我聽你講，我聽你講。

尼古拉斯 我往日是这样这样生活的——說

起來就是我往日并不細想我爲什麼要生活，總是擔着恐懼過日子。我們倚靠別人的勞動來生活，我們叫別人給我們做工，我們把兒女領到世界上，我們也用同一樣子教育我們的兒女。老和死就要惠臨了，我要問我自己：『我是爲誰而生存的，是不是特意去製造像我一般的寄生蟲麼？』否則生命并不見得快樂，人若充滿了生命之能力，好像文尼亞的樣子，尙還可以。

瑪利 人人都是這樣生活。

尼古拉斯 所以人人都不快樂。

瑪利 不盡然。

尼古拉斯 我想，我是最不快樂的，因為我個

人的緣故，却令你在那班小孩子都不快樂，

往日我常常問我自己：『上帝生我是為這

個緣故的麼？』我想過之後，我覺得總有個

『不』字的回答。那時我又問我自己『那麼，

上帝生我們是為誰而生的呢？

（僕人走進來。瑪利只顧對僕人說，并不注

意尼古拉斯話。）

瑪利 拿些熱牛奶來。

尼古拉斯 我在福音書裏得着一個的答案：

我們完全不是為我們自己而生存的。有一

次，我想着那個葡萄園工人的比方，纔使我

恍然大悟。你記得這回事麼。

瑪利 不錯；我還認得那些工人呢。

尼古拉斯 那把我所有謬誤的地方都現出

來。往日我相信我的生命是我自己的生命，

好像那些工人當作那個葡萄園是屬於他

們的一樣，所以我往日無論什麼事都覺得

可怖。後來，我曉得我的生命不是我自己的

生命，是人家差我到世界來做上帝的工作

的生命。

瑪利 什麼？這是我們大家都曉得。

尼古拉斯 很好；倘若我們既然懂得很明白，

我們就不能再照着現在的生活做下去了；

我們還要曉得：我們不但沒有實踐我們這個志願，反過來說，我們和他還是絕對矛盾哩。

瑪利 我們又沒有傷害別人，怎樣曉得是自相矛盾呢？

尼古拉斯 你怎能說我們沒有傷害別人。我們……

瑪利 噢，不錯，我曉得這個比方了。那又什麼樣呢？上帝都是一樣地分配工資給他們的。

（譯者案這比方見馬太福音二十章。）

尼古拉斯 （靜了些時。）不，不是這樣。瑪沙，你試想我們只有一條生命，生之，毀之，我們都

有權力做得到。

瑪利 我不能想，也不能辯了。我晚上又沒得睡，要去看護小孩。一家的事都要我一個人去督責管理。你不但幫我的忙，而且還要嚕哩嚕蘇對我說些我聽不懂的話。

尼古拉斯 瑪沙呀！

瑪利 現在客到了。

尼古拉斯 我們總要說個結果，你說是麼？（和瑪利親吻。）好麼？

瑪利 好。只要你變回往日的你，就好了。

尼古拉斯 那是不能夠的。聽我說——

（馬車的鈴聲和輪聲遠遠地聽聞。）

瑪利 現在沒有時候了，——他們到了。我一定
要去迎接的。

(瑪利和史提芬，劉巴等走進去。亞力山大，
彼德和李沙三人走進洋臺，尼古拉斯走來
走去，正在那裏深思。

文尼亞 (從一張椅子上面跳過) 我不肯，我
們一定要把網球拍完。劉巴你說好麼？

劉巴 (厲聲) 胡說！

亞力山大 (對尼古拉斯) 你說得她(指瑪
利)相信麼？

尼古拉斯 愛林，我和瑪沙前途越加嚴重了，
事兒弄不好了。那并不是我能使她相信，那

是真理，生命，上帝，使她相信。所以她不能不
信，——倘若今天不能說得她相信，明天也要
使她相信，倘若明天不能，後天，——只怕我沒
有時候就是了。誰來了？

彼德 却監散魯公爵夫人來了。我不見公爵
夫人有十八年了，我們最後那次相會我們
還一塊兒唱歌『La ei darem la Mano』
(他唱着)

亞力山大 (對她丈夫) 請你不要插口，不要
以爲我和尼古拉斯反目，我說的都是實話。
(對尼古拉斯) 我并不是和你鬧玩笑，我不
過覺得很奇怪：你不在別的時候感化她，却

要等到她和你談家事的時候才說。

尼古拉斯 很好，很好。他們來了。請你告訴瑪

沙，我現在到我的房間去。（退）

第二幕

第一場

地址 鄉村地方。

時間 一星期之後。

佈景 戲臺上陳設一間大會客室。桌上

擺滿茶缸，茶，和咖啡。鋼琴放在牆邊。瑪利，

公爵夫人，彼德三人坐近桌旁。

彼德 是的；公爵夫人。想起你往日唱『Rosal-

ne』歌的時候，到現在看起來日子還不算

長久；我呢……現在連『Don Basilio』

這一隻歌也不會唱了。

公爵夫人 現在孩子們倒會唱，不過時候不

同罷了。

彼德 他們都是能幹的人。我聽說你的女兒

是個很真實，很優美的音樂家。他們還沒有

睡醒麼？

瑪利 是；他們昨晚趁着月亮去騎馬，回來得

很晚。昨晚我正在那裏哺孩子的乳，聽着他

們打門回來的。

彼德 我的亞力山大不曉得什麼時候才可

以回來？你打發了馬車去接她沒有？

瑪利 車子去了好久了，等一回兒總應該到的。

公爵夫人 亞力山大真個去請謝立新神父

來這裏麼？

瑪利 是；昨天她忽然想起這事，她便立刻飛也似的去了。

公爵夫人 好能幹！我很羨慕這個。

彼德 噢，她常常有這些皮氣的。（拿出一枝

雪茄來。）噯，我想我還是帶數頭狗到花園

裏散散步，吸吸香烟，候孩子們起來罷。

公爵夫人 親愛的瑪利，你們這裏的事，我雖

曉得不甚清楚，不過我時常看見你很憂心

似的。我是深知尼古拉斯的。他滿身充滿了熱望，就算他把財產施送給那些窮人，那又有什麼要緊總之：我們顧自己的心太重就是了。

瑪利 噢，倘若是這樣倒好了。但是你并不深知尼古拉斯，——你全都不曉得。事情完全變了，——那就是最壞的事。

公爵夫人 我本來不願意管你們的家事，倘若你允許我……

瑪利 平日我就把你看作家人一樣，現在更是非你不可了。

公爵夫人 我教你還是明明白白地要求他，

光明正大地和他商量對於這事要有個限制——

瑪利（氣）限制！簡直沒有限制！什麼東西他都願意施送給人。照着我現在的年紀，他還

想喊我去做廚子——做洗衣婦人。

公爵夫人 噢，那是不可以的！好奇怪！

瑪利（拿出一封信來）現在我們沒事，大家還是談談罷。昨天尼古拉斯寫了這封信給我。讓我念給你聽。

公爵夫人 什麼！他和你同住在一間屋裏，還寫信給你麼？多麼奇怪！

瑪利 不。我倒很曉得他的用意。我們（指尼

古拉斯和伊）說話的時候，往往大家都生起氣來，我近來也很替他的健康擔憂。

公爵夫人 那麼，他的信裏面寫些什麼呢？

瑪利 你聽着；讓我念給你聽。（讀尼古拉斯

的信）『你譴責我；並不貢獻給你一點的意見，沒有把將來對於家庭進行的方針告訴你，便謬然毀却我往日的的生活。我們倆談話的時候，往往動起真氣，所以我現在寫信給你，免得大家枉費唇舌。我之所以不能再繼續往日的生活的理由，我已經屢次告訴過你，現在也不必再說了。至於設法使你了解我們往日生活的謬誤，以及應該實行基督

徒生活的話，在一封信裏面我是不能夠說得盡的。總之，現在有兩條路，隨你走那一條：你若信仰真理與自由，就和我一塊兒進行；或不然，就信仰我，順從我，很誠篤地把你自己犧牲給我。」（讀信暫止）這兩條路我都不能夠走呀！我不曉得爲什麼我應該照着他的志願求生活，而且我愛我的兒女，我斷不能信託他！（繼續讀信。）『我的計劃是這樣的：除了我們的菜園，草場，及五十畝的田地留作家用外，其餘的田地都要送給農人。我們大家要做工，不過切不可強逼我們自己及兒女去做工。我們每年的家用大約

以五百盧布爲限（註一，合華銀大約數百元。）』

公爵夫人 每年五百盧布的家用，家裏有七個兒女是不够用的。

瑪利 唉，他還說要把我現在住着的屋子捐給人家用去辦學堂，我們自己却搬到園丁的茅屋裏住；那茅屋只有兩間很小的臥室。

公爵夫人 不錯；現在我也覺得他有點不對了。你又怎樣回答他呢？

瑪利 我告訴他我不能夠贊成這些的舉動。倘若只剩我獨自一個人呢，他去什麼地方，我都可以跟他到什麼地方。不過，現在生了

這麼多孩子……你想想——我還要哺小

尼古拉斯（瑪利最幼之兒）的乳。我告訴

他：倘若照這樣的犧牲法是不可能的。我是

爲這些財產纔嫁給他的麼？我現在既老且

弱，一點能力都沒有了。養大九個兒女，把他

們領進世界作事業，並不是一樁容易的事

啊！

公爵夫人 我永沒有夢想到事情弄成這麼

糟！

瑪利 唉！這還不過是現在的情形罷了，我們

的將來還不曉得怎樣咧！昨天尼古拉斯赦

免美脫魯卡（Dmictrovka）地方的農夫

全部的佃租，他還想立刻把那裏所有的田

地送給那些佃戶。

公爵夫人 依我的意見，你就應該遏止他。保

護兒女，本來是我們的天職。倘若他不能保

存他的財產，就教他把財產交結你去管理。

瑪利 我並不稀罕那些東西。

公爵夫人 爲兒女的將來起見，要盡天職，就

不能不把財產保存。教尼古拉斯把財產交

給你罷。

瑪利 我的姊姊（指亞歷山大）也曾把這

個意見對尼古拉斯說過，尼古拉斯却說：他

沒有權處置他的財產，因爲土地是開墾士

地的人的土地，把土地送給農人，正是人類的天職。

亡家庭的原素。

公爵夫人 噫，現在在我所眼見的事，却比我所

瑪利 但是尼古拉斯并不信託謝立新神父。

想像的還要重大。

瑪利 更奇怪的就是我們的神父也站在他那邊。

尼古拉斯爲人非常自信；你可曉得我和他說話的時候，我往往不能找一句話來駁回他。最壞的地方就是——我也相信他所說的話都是對的。

公爵夫人 昨天我也看見。

公爵夫人 那是因爲你愛他的緣故。

瑪利 我的姊姊現在到莫斯科把這些事說給我們的律師聽，和他商量商量，最緊要的就是請謝立新神父來這裏看看他可有法子感化尼古拉斯沒有。

瑪利 我自家也不曉得爲什麼緣故，不過這是很可怕，很可怕的就是了。現在隨便什麼事都七亂八糟。唉！那都是因着宗教而生的。

公爵夫人 我真想不到基督教裏，會含有滅

乳娘 太太，孩子醒了，他叫你咧，請你來罷！

（乳娘進）

瑪利 我就來了。你看小孩又生疝病，我倒很擔憂。我就來。

（公爵夫人退。）

（尼古拉斯手裏拿着一張紙。從別一個門口踱進來。）

尼古拉斯 那是很難相信的。

瑪利 什麼事情？

尼古拉斯 事情不過這樣：因為小小一棵松

樹，彼德（此乃農夫并非彼德沙門魯域）

給人捉進牢裏去了。

瑪利 爲什麼緣故？

尼古拉斯 因為他砍了我們一棵松樹。這事

越鬧越大，卒之鬧到法庭裏，法庭判決彼得有罪，便定了一個月的徒刑。彼得的老婆來哀求我——

瑪利 唔，你能夠幫助她麼？

尼古拉斯 現在我倒不能幫助她。現在最好把森林拋棄，不要私自擁有，我一定不要那些森林。這些事都是爲我而起。我是這事的禍胎，我要設法挽救挽救才可以。

（劉巴和鮑力斯進。）

劉巴 早安爸爸！（遽前和尼古拉斯接吻。）

你現在打算到什麼地方？

尼古拉斯 我剛纔從村裏來，現在還要往村

裏走一趟。一個很餓的人就要捉進牢裏都

是因爲——

劉巴 恐怕就是彼得了。

尼古拉斯 不錯，——就是彼得。

(尼古拉斯和瑪利退。)

劉巴 (坐近茶缸旁) 你喝茶，還是喝咖啡？

鮑力斯 毋須。

劉巴 現在的事還是照從前一般，沒有變動。

我不曉得將來的結果怎樣。

鮑力斯 我真不解他 (指尼古拉斯) 的用

意。農人的窮苦和愚蠢，我是知道的，我們救助他們，固然是我們的天職，只不是叫我們

去救賊 (指彼得)。

劉巴 依你，又怎樣救法呢？

鮑力斯 我們隨使用什麼法子都可以救助他們。我們一定要把所有的智識貢獻給他們，不過不能犧牲我們自己的生命罷了。

劉巴 父親倒說一定要犧牲我們自己的生命哩。

鮑力斯 我不見得有什麼理由。就是不犧牲自己的生命，也很能救助他人，我將來就是這樣做法。倘若你能——

劉巴 你的志願就是我的志願。隨便怎樣我都不打緊的。

鮑力斯 你要你的耳環和衣服來作什麼用處？

起來。

(兩人向兩邊退。)

劉巴 耳環可以賣掉，至於我的衣服，我可以穿得和別人不同，也不會難看。

第二場

地址 村裏的街。

鮑力斯 我想和他(指尼古拉斯)談談。倘

佈景 茅屋。

若我也到村裏，你可以爲我和他是一樣的

舉動麼？

衣文——村裏的農夫——睡在茅屋門口的地上，身上蓋了件爛羊皮大衣。

劉巴 我深信你是不會學他的。我曉得他(

衣文 馬麗沙卡呀！(一個小女孩從茅屋裏

指尼古拉斯)很喜歡你。昨天他一天都說

面走出來，手裏抱着一個哭着，號着的嬰兒。

着你咧。

——我想喝一口兒水。(馬麗沙卡便又走進

鮑力斯 那麼，我就到村裏去。

茅屋裏。小兒的號哭聲仍然聽聞，馬麗沙卡

劉巴 好，你去罷。我去把李沙和湯尼亞叫醒

拿了壺水出來。)你爲什麼打那嬰兒，把他

弄哭了？我要告訴你媽媽去。

馬麗沙卡 你只管告訴媽媽。他因為肚餓才

哭的。

衣文 (喝水) 你為什麼不去丹京那裏討些

牛奶回來？

馬麗沙卡 丹京那裏，我已去過了。他們也沒

有牛奶，他們家裏鬼也沒有一個。

衣文 唉，我希望死神快點光臨。吃飯鐘搖了

沒有？

馬麗沙卡 (尖聲答道) 是搖過了。主人來了。

(尼古拉斯上)

尼古拉斯 你為什麼睡在這裏？

衣文 裏面有蒼蠅。天氣也很熱。

尼古拉斯 你身熱麼？

衣文 這時我覺得好像火一般的熱。

尼古拉斯 彼得在那裏？在家裏麼？

衣文 這個時候他怎樣會在家？他到田裏去

取禾了。

尼古拉斯 我聽說他被官府捉去了。

衣文 一點都不錯。他去了不久，警察便追蹤

到田裏。

(從外面走進一個懷孕的婦女人，背着一

捆雀麥，一捆的乾草；一進茅屋便用手搖馬

麗沙卡的頭)

婦人 你爲什麼離了那嬰兒跑出來？你試聽

聽他的哭聲！你只想跑到馬路上去玩。

馬麗沙卡 (大哭) 我剛剛拿水給爸爸喝，才

跑出來的。

婦人 讓我拿水給你。(看見尼古拉斯) 尼

古拉斯，今天好！你看他們好惱人呀！隨便什

麼事，沒有別人只有我一個人去做，我已經

磨壞了。現在連剩着的一個人 (指彼得)

也給他們捉到牢裏去。這個懶鬼 (指衣文)

却睡在這裏，一點事都不做。

尼古拉斯 你爲什麼說這些話？你看他現在

病着咧。

婦人 病，誠然！我不病麼？有工做的時候，他就

病，倘若叫他去玩，去游蕩，就不病了。讓他好

像狗一般的死去也罷。我是不打緊的。

尼古拉斯 你說這些話，不怕有罪惡麼？

婦人 我也曉得這是罪惡的。但是我的性子

發起來，我就管不了這許多。你看看我怎樣，

我一個人做兩個人的工。別人的田已經連

禾都捆好，搬到家裏，我們的田還沒有起首

刈禾哩。今天我本來還有工做的，不應該就

歇手，但是我一定要回家看看那些小孩子

們。

尼古拉斯 你的禾我可以和你刈，過下子我

叫人到你的田裏和你捆麥。

馬麗沙卡開飯罷。

婦人 噯，倘若禾已經刈了，就是我自己一個

尼古拉斯 你拿些什麼東西來做飯？

人也能夠捆。噢，尼古拉斯，你以為他（指衣

婦人 蕃薯和麵包哪。那些就是我們拿來做

文）就要死麼？他固然是很賤的。

飯的東西，我們只有這些東西。（說完，便走

尼古拉斯 我不曉得；不過他很疲弱是無疑

進茅屋裏面，跟着便豬號聲，小孩哭聲，不絕

的。我想最好把他送到醫院裏去。

於耳。）

婦人 噢。我的上帝！（哭。）不要把他送進醫院。

衣文 （呻吟。）噢，上帝，死神來罷！

讓他在這裏死罷。（對她的丈夫。）你說些什

（鮑力斯上。）

麼？

鮑力斯 這裏可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沒有？

衣文 我願意到醫院。我現在睡在這裏，比較

尼古拉斯 這裏沒有人可用得着。罪惡在這

一隻狗還不如。

裏已經根深蒂固了，用得着我們的地方，只

婦人 唉，我真不曉怎樣做法。我就要發狂了！

有認實我們建設幸福的基礎。這裏有一家

人家，十五個兒女——妻子懷孕，丈夫生病，家裏除了吃蕃薯之外，沒有別的東西。在這箇時候，他們明年有東西吃沒有，還是一個疑問。又沒有人幫助他們。別人又怎樣能夠幫助他們呢？我就要雇一個人替他們做工。但是又雇誰呢？別人的景況也和他們不相上下，都是因為窮和狂的緣故，把自己的田地荒棄不耕了。

鮑力斯 倘若是這樣的情形，那麼爲什麼你又在這裏呢？請恕我。

尼古拉斯 我想確定我自己的地位，要曉得那些和我們看守花園，和我們建築屋子，和

我們做衣服，養我們，衣我們的工人的實況。（農夫拿着鏟刀，婦人負着禾，在他們倆身旁行過。他們都向尼古拉斯鞠躬。）

尼古拉斯 （攔住內中一個農夫。）以法蓮你可肯擔任替衣文刈禾麼？

以法蓮 （搖頭。）本來我很喜歡替衣文刈禾的，不過我現在實在不能替他刈。我自己的禾還沒有刈哩。現在我正忙着這事。爲什麼，衣文要死快麼？

別一個農夫 老色別順在這裏。他肯替衣文刈禾，也說不定。色別順，他們現在找人刈禾哩。

色別順 若是你願意做，你就自己做去。在這

樣的天氣裏頭，做一天工夫直像做一年的光景。

尼古拉斯 (對鮑力斯) 這些人都是餓荒了

的，大多數不是年紀老，便是生毛病，天天靠麪包和水來過日子。你看看那老公公！他常常生疝氣病，苦不可言，一天還沒有亮，四點鐘的時候便要爬起身來做工，一直到晚上十點鐘，才可以稍微歇息一下。至於我們——

明知他們的苦况，我們只管安安逸逸地生活，還自稱是基督教徒，你說可能不可能？我們肯拿『禽獸都不如』這句話來罵我們自

己麼？

鮑力斯 但是，我們又怎樣做呢？

尼古拉斯 只有不要做罪惡的一份子。不要私擁土地。不要靠別人的汗血來養活自己。至於用怎麼方法實行這些，我自己也不知道。上面所說那幾樁事，我往日也曾犯過。我往日所過的生活，我並不曉得我所過的是什麼一種的生活。我往日並不曉得我是上帝的兒子，也不曉得我們大家都是上帝的兒子，也不曉得我們大家都是兄弟們，直到後來我纔漸漸覺悟：凡是人類，在生活上都

有平等的，應得的要求，我的生活也就完全

改變了。我不能把這些解釋明白給你聽。我

你能夠把他（指彼得）留在這裏麼？

只能夠對你說：我往日，是盲目的，——我的家

警官 我已經發了命令，把他帶到警察局裏

庭現在仍然盲目，我往日很像他們的樣子，

去了。

——但是現在我的眼睛已經張開了，我實在

尼古拉斯 那麼，去罷；我一定要雇一個工人。

不能不看。看了，我就不能照着往日的生

我一定要竭力設法。這是我自己錯。照這樣

過日子。總之，我們一定要竭力進行就是了。

的生活，怎能過日子呀？（退）

（警官押着彼得和他的妻子上）

第三場

彼得 （跪在尼古拉斯跟前）看基督的面上，

佈景 和第一幕同。天下雨。會客室裏擺

請饒了我罷！我要死了！我的妻沒有了我，獨

了個鋼琴。湯尼亞剛彈完 “The Schu-

自一個是不能活的。你能夠把我保釋出來

mann Sonata”，這歌。她仍然坐在鋼琴

麼？

那裏。史提芬站在鋼琴旁邊。湯尼亞把那

尼古拉斯 我試試看。讓我寫封信。（對警官）

曲彈完了，劉巴，李沙，安娜，蜜脫芬和那牧

師等都非常地感動。

劉巴 “Andante”實在可愛！

史提芬 不——“Scherzo”才可愛哩！實在動人得很！

李沙 好美呀！

史提芬 （對湯尼亞）我想不到你會做成這樣好的一個美術家！你的音樂表演得真巧妙。你好像沒有什麼艱難似的，你只注重表白，却也表白得非常地雅緻。

劉巴 不但雅緻，而且高尚哩！

湯尼亞 我覺得這并不是我所希望的成績。我的缺點還有很多。

李沙 再好沒有！真令人驚異！

劉巴 “Schumann”這歌是很著名的。不過我想“Chopin”更加可以感動人心。

史提芬 那是更加抒情了。

湯尼亞 比較上，我却找不出什麼高低。

劉巴 你可記得“Prelude”麼？

湯尼亞 就是喊做“George Sand”那歌麼？
（彈）

劉巴 不，并不是“George Sand”那歌是很可愛的，不過有點舊了。就請你彈一彈這歌罷。

（湯尼亞彈了下子，便不彈。）

劉巴 不是這歌；在“D' minor”那枝。

忘懷的。

湯尼亞 啊，原來是這枝。很奇怪！這像在沒有

湯尼亞 但是，不久你就娶嫁給一個不懂音

創造世界以前的紛亂一樣。

樂的丈夫了。

史提芬 (笑) 是，是，你彈罷。不，還是不彈的好，

劉巴 噯——鮑力斯是懂得音樂的。

——你也倦乏了。今天早上我們已經很快樂了，這都是你賜給我們的，多謝你！

鮑力斯 (并不注意) 音樂？我很喜歡音樂。不過音樂并不重要。現在的人，生活上對於

(湯尼亞站起，身望着窗外。)

音樂好像很重要似的，我很覺悲觀。

湯尼亞 又有農夫站在那裏了。

(桌上擺着糖果，大家便吃。)

劉巴 那可以顯出音樂之可貴。我很了解掃

劉巴 好妙呀！人最好常常有糖果吃。

羅。我不是爲惡魔所困，我只知道掃羅是怎

鮑力斯 噢，這些糖果不是我預備的——是母

樣失敗的。(譯者按，掃羅事見舊約撒母耳

親擺在這裏的。)

前書) 除了音樂沒有別的艺术可以令人

湯尼亞 她真好！(走近窗旁) 你們找誰那些

農夫來找尼古拉斯了。

劉巴 (也走近窗旁) 他不在家。你們等一等罷。

湯尼亞 你對於詩，可有什麼意見沒有？

劉巴 沒有；音樂的價值在感動你，把你的本性移去。剛纔你彈琴的時候，樣樣東西都好。像光亮亮似的，現在我們却覺得非常抑鬱。無聊了，剛纔真有那箇景象。你還是彈“OH-

opin” 兩人跳舞曲罷。這些曲雖舊，還可——

湯尼亞 這曲麼？(彈鋼琴)

第四場

(尼古拉斯上，和湯尼亞，李沙等招呼。)

尼古拉斯 (對劉巴) 母親在什麼地方？

劉巴 我想她一定在育兒室裏。爸爸，湯尼亞玩鋼琴玩得真好啊！你剛纔在那裏？

尼古拉斯 我在村裏。

(史提芬叫僕人男僕上。)

史提芬 再拿一缸茶來。

尼古拉斯 (和僕人握手) 早安！(男僕不知

怎樣才好退。尼古拉斯跟着也退。)

史提芬 可憐的人！這樣的舉動他一點都不懂，反轉使他不安起來。照這樣看來，我們倒好像有罪似的。

尼古拉斯 (再上) 我剛要回房間，忽然想起

沒有把我的感想講些給你們聽聽。我想這是錯的。（對湯尼亞）你是我們這裏的賓客，倘若我有得罪的地方，千萬請你原諒，因為我一定要把這些事講點給你們聽聽，所以不能不說。劉巴，你剛纔稱讚湯尼亞的音樂，並且說她玩鋼琴玩得很好。你們七八個都是極康健的青年男女。天天睡到早上十點鐘才肯起來。已經吃飽，喝飽，你們仍然一天到晚不住嘴的喫零碎東西，大家很快樂地弄鋼琴，談音樂；那曉得我剛纔從那裏回來的地方，有人天還沒有亮，三點鐘便爬起身了。有些晚上要看守牲畜的，連睡覺都沒得

睡；他們不論年老的，生病的，抱着嬰兒，懷着孕的，連年幼的小孩，個個都拚着命做工；至於我們呢，却安安逸逸，舒舒服服，享受他們汗血凝成，和用勞働換來的收獲。這還不夠；還要把一個一家之中，全靠他做工來養家的人捉進牢裏去，只不過因為春天的時候，他偷偷地在那叫做是我的森林裏，斬了一棵松樹罷了，——其實這也不過是十萬棵松樹之一，有什麼緊要？現在我們洗浴也洗浴完了，穿戴也穿戴好了，我們便把臥室裏一切凌亂污穢的東西，都交給那些奴僕去修拾，整理。我們自己便整天吃，整天喝，大家談

論音樂——Schumann 和 Chopin 兩箇之中

那箇能夠感動人家深一些；我們又談論吃，喝，音樂，這三樁事情，那樁可以替我們消閒解悶，功效較別樁爲多？上面所說的，都是見着你們的感想，所以我告訴給你們聽。你們大家試想：照這樣的情形，我們還能夠繼續生活下去麼！（很感動的站在那裏。）

李沙 不錯，——一點都不錯。

劉巴 照你這樣說，想來現在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了。

史提芬 爲什麼不可能？我不見得因爲農夫窮苦，我們就不應談論——Schumann 的音

樂，不能因一種東西，便廢了別種東西，倘若一個人——

尼古拉斯 （怒）倘若一個人是沒有心肝的，是木頭做的！

史提芬 好；我不出聲就是了。

湯尼亞 這個問題倒很可怖的！這箇正是我們的時代問題。我們一定不要懼怕。倘若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除非把他的真相看出來不可。

尼古拉斯 等到這個問題議妥了才解決，那就沒有時候了。隨便我們那箇，說不定在今天或明天便要死亡。我不曉得怎樣生活才

不受良心上的痛苦？

的地步。

鮑力斯 只有不犯罪惡之事，那一定可以不
受良心上的痛苦。

湯尼亞 噢，我看你倒是贊成尼古拉斯那方
面的了。

尼古拉斯 很好；倘若我有得罪你們的地方，
請恕我。因為我不能不把我的感想說些給
你們聽聽。（退）

鮑力斯 不錯；我現在第一次覺悟了，我在村
裏親眼看見了許多情狀。只要我們能夠把
平日慣看農夫生活的眼光收起來，再親歷

史提芬 試問我們怎樣能夠不作罪惡之事？
你要曉得我們所有的生活都是充滿了罪
惡的。

一番，就曉得農夫的痛苦，和我們的快樂是
有連帶關係的啦。
蜜脫芬 但是救濟這個的方法，並不是毀却

鮑力斯 照你的話，所以尼古拉斯說：第一，人
不應該私擁財產，現在的生活一定要完全
改革到只有我替人服務不要人替我服務

史提芬 我和蜜脫芬平日是站在反對的地
位，我和他現在意見却有點相同，你說奇怪

不奇怪？『不是毀却我們自己的生活』這幾個字正是我要說的話。

鮑力斯 這是極簡單的。你們倆都想得着個很快樂的生活，所以你們要找出一箇方法來保障他。你呢，（回轉頭對史提芬說）只不過想保守現任的地位，蜜脫芬想找一箇新的罷了。

（劉巴低聲和湯尼亞說話。湯尼亞便走到鋼琴那裏彈 Chopin 的夜曲，立時大家都沉靜了。）

史提芬 美得很！這箇（指音樂）可以解決一切的問題了。

鮑力斯 這箇非但不可以解決，且要阻止他們的解決，反使一切的問題變成黑暗哩。

（他們正在玩弄音樂的時候，瑪利和公爵夫人靜靜地上，坐在那裏傾聽，夜曲還沒有彈完，遠遠聽見馬車的鈴聲，由遠而近。）

劉巴 噢，姑媽來了。

（劉巴出外迎亞力山大。大家仍然玩弄音樂。謝立新胸前掛着十字架，同着亞力山大和一個律師上。大家站起身來。）

謝立新 請繼續下去。這裏倒是很快樂的。

（公爵夫人及惠沙利走近謝立新那裏，求他祝福。）

亞力山大 我前回說要做的事，現在已經實行了。我去訪謝立新神父，勸他和我一塊兒來這裏。謝立新神父是要到卡斯卡那裏去的。所以我順路請他來這裏。我也帶了個律師來。他（指律師）已經預備着大家簽字的紙兒了。

瑪利 你們吃點心不吃？（律師把預備簽字的紙兒放在桌上。）（退。）我很感激謝立新神父。

謝立新 我能做些什麼事呀？並不是我的義務，那是基督徒的義務命我來這裏的。

（公爵夫人輕輕地和李沙，劉巴等耳語。他

們便各自談天，除鮑力斯外，都退到洋臺那裏。惠沙利站起身來想走。）

謝立新 你不要走。你在這裏猶如神父和牧師一般，或者對於我們的事很有利益，很有用處，也說不定。倘若瑪利不反對你走，請你不要走。

瑪利 噯，不，不！惠沙利神父對於我，好像家人一般。我有事常常和惠沙利神父商量的，他只是因為年輕的緣故，所以沒有權力。

謝立新 不錯，不錯。

亞力山大 （行近謝立新那裏。）謝立新神父，你看現在只有你一個人能夠幫助我們；只

有你一個人能夠把尼古拉斯勸醒。尼古拉斯是一個很聰明的人，而且也是很有學問的人，不過你自己曉得：學問只能作惡。他對於一切事物，多看不透切。他一味固執地說基督的誠命，是教我們不要私自擁有財產。你以為可能不可能呢？

謝立新 那不過是使人相信的圈套，理智的意氣，和個人的私見罷了。教堂裏的神父已經把這個問題安排妥當。這事又怎樣發生的呢？

瑪利 起初我們結婚的時候，尼古拉斯對於宗教上一切事情，並沒有什麼異見，所以我

們倆二十年來的生活，倒也很安適快樂。後來他漸漸想入非非，思想便從此改變，這或者由於他的妹子和他所讀之書把他引誘成這個樣子也說不定。總之，往日的尼古拉斯是一個很醉心宗教的人，他每讀到福音書的時候，他的心是非常的虔誠的。立刻便到各處的禮拜堂，找牧師談論宗教，那曉得他忽然間不但不照着以前的行為舉動，而且把他的生活完全改變，現在他并不要奴僕伺候他，一概的事情都是他自己親身去做，最壞的就是他想把所有的財產都施送與人。昨天他已經把他的森林及和森林接

壞的地皮送了給人了。我心裏很覺害怕。我有七個兒女，——最好請你和他談談。我現在去問他，到底見你不見。（退。）

謝立新 不錯；近日有許多人想脫離教會。財產又怎麼樣呢？那些財產是他的財產麼？

亞力山大 是他的財產。壞就壞在這裏。

謝立新 他是什麼等級？

公爵夫人 他的等級并不十分高。不過是個都司罷了。他從前是在軍隊裏當過差事的。

謝立新 近日有許多人脫離教會。在阿德沙

(Odessa) 地方有一個婦人，因為迷信唯靈

論便作了不少惡事。幸而上帝有靈，竟把他

克服，從新把那婦人引進教會。

公爵夫人 神父，你一定要曉得我的兒子不久就要和他們的女兒結婚了。這樁婚事我也答應他們了。不過那女子（指劉巴）平日習於奢侈和富貴的日子，所以她自己手裏一定要有些財產，不致於使我的兒子擔負太重才可以。我的兒子做事很肯用心，他是一個脫俗的青年。

（瑪利及尼古拉斯上。）

尼古拉斯 公爵夫人，你好麼？你好麼？（對謝

立新）請恕我，——我不曉得你叫什麼名字。

謝立新 你要我和你祝福麼？

尼古拉斯 不，我不要。

謝立新 我是謝立新。我很喜歡見你。（僕人

取酒及食品進。）今天天氣很好，這樣的天氣對於收穫是很相宜的。

尼古拉斯 我曉得你是亞力山大請你來這

裏做說客，想說服我，把我引導到正路上去

的。倘若我說得不錯，我們暫且不要說到本

題。我們先就議論這一點。我承認我是不贊

成教會的訓示的。從前我很篤信教會的訓

示，不過近日我已經不信了。我素來很企望

和真理攜手，倘若你能夠指示些真理給我，

我當立即接受，一點都不遲疑。

謝立新 你怎能够說你不篤信教會的訓示？

倘若不信教會的訓示，我們又信什麼呢？

尼古拉斯 我們應該篤信上帝，和上帝的律

法，就是福音書上所指示給我們的。

謝立新 現在的教會正是照着那些律法訓

導我們。

尼古拉斯 倘若教會真個照着那些律法訓

導我們，我怎敢不相信，不過現在那剛剛相

反，教會并不照着那些律法來訓導我們。

謝立新 教會是不能反過來，不照着那些律

法來教導我們的；因為教會是我們的主所

建設的。經裏說：『我給權力與你們，陰間的

權柄不能勝他，』那就是這麼解。

夠拋棄教會而不顧呢？

尼古拉斯 不過那兩句話并不是爲這事而

尼古拉斯 我已經對你說：我是不相信那椿

發，却是涉及別的事情的。就算基督真個建設了一個教會，那麼，我又怎會曉得那就是你們的教會呢？

的，因爲福音書上說：『你們看他們所結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依我的觀察，我以爲教會是准許人家發誓，謀殺，和執行死刑的。

謝立新 因爲聖經上說：『因爲無論在何處，

刑的。

有兩三人奉我的名聚會——』（譯者按：這

謝立新 教會不過是承認和崇奉上帝所建

句話并未引完，下面還有「我必在他們中

設的權力罷了。

間」一句。）

（說話的時候，劉巴，李沙，史提芬，湯尼亞，及

尼古拉斯 這句也不是指示這事，並沒有把

鮑力斯一個一個地走進來，各人或站，或坐，

他證明出來。

或在那裏傾聽。）

謝立新 現在只有教會擁有恩惠，你又怎能

尼古拉斯 依我所曉得的福音書上不但禁

止殺戮，就是忿怒也是不准的。現在教會倒反祝福那殺人的軍隊。福音書上說：『不要發誓，』那曉得教會却贊成發誓。福音書上說：——

謝立新 請你恕我，——當彼拉多說道：『我奉永生上帝的名義來問你，』基督便接受了這個誓，說道：『不錯，我就是他，』那又作什麼解呢？

尼古拉斯 噢，你說些什麼話呀？那不過是笑話罷了。

謝立新 教會之所以不許個人任意解釋福音書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你要曉得：教會是

規正人的謬誤的，她（指教會）愛護人類，好

像一個慈母愛護她的兒女一般。她賜給人

類一個適合人心的見解。不請讓我說完。教

會所給她孩子們的負擔，並沒有重於他們

所能夠擔負的。她不過要求人類實踐那些

訓誡就是了。要博愛，不要殺，不要偷，不要淫。

尼古拉斯 不錯。不要殺我，不要偷我那些我

從人家那裏偷來的東西。我們既搶了人家

的東西，又偷了人家的土地，我們便做了些

法律出來，不准別人去偷東西。就是教會也

承認這種的法律。

謝立新 你說這些話，不過是使人相信的圈

套，和個人的私見罷了。你意欲顯顯你的聰明就是了。

尼古拉斯 全都不是。我只不過要問你：若依

照基督的律法，在我既承認掠奪他人及他人的土地的罪惡的時候，我現在應該怎樣行動呢？我一定要做些什麼呢？是不是我仍然把土地私擁着，仍然搶掠那些餓慌了的農夫的工作來過日子，好像這人麼（說「這人」的時候，用手指着一個僕人剛巧拿着點心和酒走進來）？是不是我應該把那些土地仍然還回給那些受我祖宗掠奪的人麼？

謝立新 你一定要做一個教會的子息所應

該做的事情。你有一個家庭，又有兒女，你養育你的兒女一定要適合他們的身分纔好。

尼古拉斯 我爲什麼一定要這般做法？

謝立新 因爲上帝把你放在這樣的身分裏，所以你不能不這樣做法。如果你喜歡做些慈善事業，你不妨把你的財產捐棄一小部份來做慈善事業，常常去慰問慰問那些窮苦的人。

尼古拉斯 那麼，爲什麼經裏說：『富人不能入天國』呢？

謝立新 那是說，那富人定要做得完全那麼

解？

尼古拉斯 但是，我並不須完全。福音書上說：

『你們應當完全，像你們在天的父一樣。』

謝立新 但是你一定要曉得這句話是指什麼說的。

尼古拉斯 這就是我現在正從事要曉得的

東西。所有登山寶訓是很簡易，很清楚的。

謝立新 那是精神上的意氣。

尼古拉斯 人家說：智者所隱祕着的東西，一

定要啓示給小孩子曉得，那算得鬧意氣嗎？

謝立新 那是要啓示給那些謙虛的人曉得，

並不是啓示給那些驕傲的人曉得。

尼古拉斯 誰驕傲呀？我想我是和別人一般

的人，所以我的生活也一定要和別的人一般：以做工來過日子，和我的兄弟們一般的財產，是不是我驕傲呢？還是那些以爲自己是與衆不同，好像那些牧師們自己目自己是曉得真理，不會謬誤，私自任意解釋基督的訓語來作自身的護符——的人那麼驕傲呢？

謝立新 (怒)我請你恕我，尼古拉斯伊凡魯

域，我並不是特意來這裏和你爭長論短，誰對誰不對的。我也不是來這裏受別人的教訓的。我給亞力山大纏不過，只得順從她的

意志，跑來這裏和你稍爲談談。現在無論什麼東西，你倒像比我知得清楚，那麼，我們的談判還是停止的好。現在我奉上帝的名義，最後一次懇求你，把事情再細細地思慮一番。你實在謬誤到極點，你就要失了你自己的靈魂了。

瑪利 謝立新神父，可否請來這裏吃點東西？

謝立新 謝謝你。（接受）（和安娜伊凡魯拿一塊兒退。）

瑪利 （對惠沙利說）你看這個談判得着點什麼的結果？

惠沙利 唔，我的意見是尼古拉斯伊凡魯城

所說的話都含有真理的，謝立新神父並沒有辯論之餘地。

公爵夫人 尼古拉斯不許他說話。所以他很不喜歡。這明明是一種咬文嚼字的口戰，大家都親耳聽着的。因爲尼古拉斯很不謙讓似的，所以他也不往下再說了。

鮑力斯 那並不關謙讓的事。他所說的事物差不多沒有一樁不是虛偽的，顯然現出他並沒有東西再說就是了。

公爵夫人 哦，我明白了。看你近日的舉動常常改變，就曉得你和尼古拉斯伊凡魯城漸漸取一致的行動了。如果那些就是你的見

解，你是不應該結婚的。

鮑力斯 我不過說真理就是真理罷了。我不能不這樣說。

公爵夫人 你不配說這些話。

鮑力斯 爲什麼呢？

公爵夫人 因爲你是很窮的，你沒有什麼東西施捨給人。總而言之，這事和我們的事沒有什麼關係。（退）

（大家都跟着她出去，只留尼古拉斯和瑪利。）

尼古拉斯 （坐在那裏默默地沉思，常常現着沉靜的笑容。）瑪沙，這又是什麼道理呢？

爲什麼你請了一個又可憐，又迷惑人的漢子來這裏爲什麼又要叫那個亂嚷亂吵的婦人，和這個牧師來干涉我們最密切的生活問題呢？難道我們切身的事，我們自己都不能處置麼？

瑪利 你既然打算不留一點的東西給我們
的兒女，我又能夠做些什麼呢？我斷不能坐着不聞，不問，一任你去做的。你要曉得這并不是貪婪，——我自己是不要一點東西的。

尼古拉斯 我曉得，我曉得。我極信任你。但是最不幸的就是你不肯信仰。我并不是說你不肯信仰真理，我曉得你是很懂得那些真

理的，不過你不能把你自己去信任那些真理就是了。你不信任真理，也不信任我。你却信任那一班人——公爵夫人和其餘的人。

瑪利 我信任你，我常常信任你。但是你若要教我們的兒女去做叫化子——

尼古拉斯 那可以證明你并不信任我。你是想像我往日不肯奮鬪沒有恐懼麼？現在我完全相信了，這事不但能够做得到，而且一定要做的，若要爲我們兒女起見，只有這樁是一樁最正當的事兒。你常常說：若不是因爲那些小孩子的緣故，你便要順從我。我說：若不是因爲那些小孩子的緣故，你儘管

照着現在的日子生活下去。我們只應該損害我們自己，不要損害他們。

瑪利 倘若我不懂，叫我能夠做些什麼呢？

尼古拉斯 我——我又怎麼好呢？我曉得爲什麼緣故你要請那個穿長袍，佩十字架的可憐蟲來這裏，我也曉得愛林爲什麼緣故要帶了一個律師來。你打算叫我把財產換上了你名字。這事我不能做得到，你要曉得。你要曉得自我們結了婚二十年以來，我是極愛你的。因爲我愛你，我希望替你求幸福，所以我不能簽這張合同。若要我把財產送給人，我一定送回給那些財產的原主，——就是

那些農夫。我斷不能把財產交給你。我一定交回給他們（指農夫）。現在我很喜歡律師已經來了。我一定要把財產交回給那些農夫，我一定要這樣做。

瑪利 可怕呀！你爲什麼要這樣的殘忍啊？如果你以爲擁着財產是有罪惡的，那麼你可以送給我。（哭）

尼古拉斯 你不曉得你說些什麼話。倘若我把財產交給你，那麼，我就不能夠和你一塊兒住着了。不論財產是你的名字，或我的名字，若照着目前的景況，我斷斷不能繼續再生活下去，眼看着那些農夫受人家摧殘，踐

踏的。我也不能看着他們給人捉進牢裏而不救。那只好請你自己選擇罷。

瑪利 你好殘忍啊！這並不是基督教義，却是罪惡。我也不能過你希望我過的生活。我也不能拿孩子們的東西送給不識的人，因爲這個緣故，你還是棄絕了我罷。好，你走你的！我曉得你現在不甚愛我了，唔，我曉得什麼緣故了！

尼古拉斯 很好，我簽了他就是了。但是，瑪沙，你要曉得你所懇求的乃是我不能做的事。情吓！（走到桌子那裏把字簽了。）這是你強逼我做的吓！我不能再住在這裏了！（抱着

頭，急急的走了出去。

瑪利 (大聲喊) 劉巴！愛林！ (劉巴和亞力山

大上) 他簽了字了，——走了！我怎麼做好呢？

他說他要逃走，現在果然走了！去找他回來

吧！

劉巴 他去了！

第三幕

第一場

地點 在莫斯科。

佈景 一間很大的房子；房裏擺着一張

木匠用的長凳，一張桌子；桌子上放了許

多紙兒，還有一個書箱。許多的木板都一

塊一塊地斜倚在牆上掛着的鏡子和畫

兒那裏，把鏡子和畫兒都遮得看不見。尼

古拉斯伊凡魯域正在那張長凳上頭做

工，木匠亦古在那裏繪圖樣。

尼古拉斯 (從長凳那裏拿了一塊做好的

木板) 你看可對麼？

木匠 (把木板仔細看了看) 太高一點。再做

罷！不要害怕！照這個樣子做。

尼古拉斯 我希望我能夠把他做成功，不過

我不會做就是了。

木匠 先生，那麼你爲什麼又要做我們木匠

的生意呢？現在做我們這一行生意的人，已

經非常之多，你是不能夠在木匠行裏找飯吃的。

尼古拉斯（仍然繼續工作）我覺得過懶惰

的日子實在很慚愧。

木匠 先生，你要曉得那是你生來的命運應該如此的。上帝賜了財產給你，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尼古拉斯 謬誤的地方正在這裏。我不信上帝賜給我們這種的東西。這種東西都是人們從他們兄弟那裏搶得來的。

木匠（現詫異的樣子）那也許是很對。不過你也用不着做工。

尼古拉斯 我生在這麼豐富的人家，還要做

工來餬口。我曉得這事由你想起來是很奇怪的。

木匠（笑）好，那就很像你們這些先生們了。你沒有一樁事不想做。現在且把那塊木板鉋平罷。

尼古拉斯 如果我說我往日是慣於過那種的生活，而且還不覺得慚愧，也許你會不信我。譏笑我；但是現在我已篤信基督的聖訓了，我們大家都是兄弟們，所以過那種的生活，我覺得極其慚愧。

木匠 你可慚愧捨棄你的財產！

尼古拉斯 我本來就想把財產捨棄了，但是

我却不曾達到目的。我已經把財產送給我的妻子了。

一個聲音 (在外面說) 父親，我可以進來麼？

尼古拉斯 你自然可以進來！你常常都可以進來。

(劉巴進)

劉巴 早安，亦古。

木匠 密斯早安。

劉巴 (對她的父親說) 鮑力斯已經離了聯

隊了。我很怕他做出點他不應該做的事來，或者說出點他不應該說的話來。依你的意

見以爲怎樣呢？

尼古拉斯 我能夠想些什麼呢？(指鮑力斯) 只管照着良心做去就可以了。

劉巴 但是那是很可怕的。他現在從軍的時期也差不多要滿了，他也許作出點事來，把他的生命也毀了。

尼古拉斯 最好他不要來我這裏。他是很明白的，除了他自己已經曉得的東西以外，我可不能再有什麼東西告訴他了。他自己告訴我：他正在那裏要求退職，因爲他以爲世界上再沒有別的事兒能夠比那專門從事殺人的職業(指當兵)還要不法，殘忍，獸性。

沒有別的羞辱事兒比得過隱忍着去服從那偶然階級高過他的人。他全都懂得。

劉巴 我所怕的正是這些事兒。他既然全都懂得那些，一定會弄出點事情出來的。

尼古拉斯 他的良心——他身體裏面的上帝

——一定會給他解決。如果他來我這裏，我只要教訓他一樁事兒，就是：除非他的靈魂要求以外，行事切不可照着理論上的指令。再沒有別的東西比這個還要惡劣的了。我這個人本來希望照着基督的命令作事；基督的命令是教我們棄了我們的父親，妻子，兒女，——來跟着他。我往日照着這個目的進

行。結果又怎樣呢？結果我仍然跑了回來，住

在鎮裏，和你們一塊兒過那奢侈的生活。那

就是因為我往日要做出於我能力以外之

事的緣故，結果反把我放在一個很蠢笨，很

可恥的地位。我願意過簡單的生活，——做工

——但是在這種的環境裏：又用僕人，又用挑

夫，我的希望不覺就變成一個空樣子了。我

看見亦古站在那裏竊笑我咧！

木匠 我為什麼要笑你呀？你給我工錢，——你

還給茶我喝，——我非常感激你。

劉巴 父親，你想我到他那裏走一趟好不好

呢？

尼古拉斯 我的愛人兒，我曉得這事對於你

是很困難的，——很可怖的。不過你也不要害

怕。我是一個了解人生的人。這事不能發生

什麼的損害。所有那些你看上去是很惡劣

的事，其實却賜許多的快樂給你的心。你一

定要曉得一個人既選擇了那條路兒，他已

經經過了一番的選擇才走的。你要曉得在

境遇裏秤量起來，上帝和惡魔的重量是一

樣的。在這個時候，上帝的最大工作，有人正

在那裏做着咧。外界的干涉很危險不過：不

但沒有益處反致受苦；猶如一個人正在奮

力挫壓一個秤兒，只要手指輕輕的一觸他

的背兒就要斷了。

劉巴 爲什麼受苦？

尼古拉斯 這個和一個母親說：『爲什麼受

苦？』是一樣的。沒有痛苦，小孩就不能養出

來。那麼那只能算是精神上的生育。我只

能夠說：——鮑力斯的確是一個真誠的基督

教徒，所以他是自由的。如果你不能學他的

樣子，你也不能像他一般的篤信上帝，那麼，

你可以依着他信上帝。

瑪利 （在門外）我可以進來麼？

尼古拉斯 那自然——常常都可以。今天這裏

倒是一個很好的聚會。

瑪利 我們的牧師來了——惠沙利。他打算到
僧正那裏去辭職。

尼古拉斯 怕不是真的？他在這裏麼？劉巴，你

把他請進來。他一定很喜歡見我。

（劉巴退。）

瑪利 我來這裏告訴點文尼亞的事情給你
知道。他近來的舉動實在壞得很，書又不肯
讀，我曉得他將來考試一定不會及格。我好
幾次勸導他，他總不聽，仍然是那個樣子。

尼古拉斯 瑪利，——你要曉得你的生活狀況

和教育觀念，我是極不表同情的。我是否有
權輕視我的兒女，或眼看着他們墮落，那是

一個很可怕的問題。

瑪利 那麼，你一定要給我一個明確觀念。你
打算提議什麼呢？

尼古拉斯 我不能夠說，——我只能夠勸你第
一先要把那些敗壞人心的奢侈去却了。

瑪利 把他們（指他們的兒女）都變成農夫
麼？那我可不能贊成。

尼古拉斯 那麼不要問我。那些令你煩惱的
事是不能避免的了。（惠沙利神父進來，和

尼古拉斯行抱腰禮。）你真個做了出來麼？

惠沙利 我再不能過下去了！

尼古拉斯 我却想不到發生這麼快。

惠沙利 那早已應該發生。在我這種的職業，人是不能不變更的。我往日也懺悔，也行聖餐禮，不過現在我既然覺悟這些東西都是虛偽的，我又怎樣能夠再照樣的做下去呢？

尼古拉斯 現在發生點什麼事兒呢？

惠沙利 我現在正要到僧正那裏受鞠去。我害怕我要充軍到蘇勒夫斯基修道院裏，我本來想逃到外國去，或者求你幫助我，後來我便把這種的念頭拋棄了。因為那是很卑怯的事，只有一樁事，就是——我的妻子——

尼古拉斯 她在什麼地方？

惠沙利 她已經回到她父親那裏了。我的岳

母來把我們的兒子攜了去。那是很傷心的。我很希望——（停着不說，眼淚幾乎流出來。）

尼古拉斯 唔，上帝幫助你罷。你可以和我們一塊兒住在這裏麼？

（亞力山大手拿着一封信進來。）

亞力山大 尼古拉斯，這封是給你的信。惠沙

利神父，你好麼？

惠沙利 亞力山大，我現在不是惠沙利神父了。

亞力山大 真的！爲什麼呀？

惠沙利 我已經尋出我們的信仰并不是正當的方法了。

亞力山大 噢，我愛！噢，我愛！好罪過！你本來是

一個很好的人，你却陷入這種的謬見裏面。

這都是尼古拉斯做出來的事。

惠沙利 並不是尼古拉斯做出來的，却是基

督做出來的事。

亞力山大 噢，不要說了，不要說了。爲什麼要

和正教會脫離關係呢？

尼古拉斯 (自己對自己說) 我本來盼望的。

我又怎麼做法呢？

亞力山大 那封是什麼信？

尼古拉斯 (讀信) 那封是公爵夫人的信。這

就是她寫給我的話：『鮑力斯因拒絕從軍

被拘。毀彼者，君也，故營救之責，亦當屬諸君。

彼現禁於克魯倜斯克兵營之中。』不錯，如

果他們讓我去見他，我一定要到他那裏走

一趟。

(他把圍裙脫了，穿上大衣，急急而去。)(大

家都退。)

第二場

佈景 辦公處。一個書記坐在那裏。一個

巡兵在對過那扇門那裏走來走去。

(將軍和他的副官一塊兒進來。書記立

刻跳起身。巡兵舉手行禮。)

將軍 大佐在什麼地方？

書記 大人，他考問那個新兵去了。

將軍 唔！把他叫來。

書記 是，大人。

將軍 你抄什麼東西？抄那新兵的口供麼？

書記 是，大人。

將軍 拿來給我。

（書記把口供交了給將軍，便走了出去。）

將軍 （把那張紙兒交給副官）唸給我聽。

副官 （唸）『……至於你們詢問我的那些

問題：（一）我為什麼要拒絕宣誓；（二）我為

什麼要拒絕政府的要求；（三）我為什麼要

說出些話來，不但冒犯了軍界全體，而且還

冒犯了最高級的大臣；我當答道：第一個問

題，我不肯宣誓，因為我承認基督聖訓的緣

故。基督在他的聖訓裏，明明白白地禁止人

家宣誓在福音書裏已有論及（參考馬太

傳福音書第五章第三十三節到第三十七

節，和使徒雅各書第五章第十二節）』

將軍 哼，他們又在那裏強辯了，又插進他們

自己的解釋了。

副官 （繼續唸下去）『福音書上說得好：「你

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是多說，

就是從惡裏出來的。」（馬太傳福音書第五

章第三十七節）和「我的弟兄們，最要緊的

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不可指着地起誓，無論何誓都不可起。你們說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免得你們陷在罪裏。」（使徒雅各書第五章第十二節）

『就是福音書裏沒有這種明了清晰的起誓禁令，我也不肯起誓，履行人們的意志，因為照着基督的聖訓，我不得不履行上帝的意志，上帝的意志和人們的意志也許不會一致的。』

將軍 他們又在那裏強辯了。如果依我的方法一定不會發生這種的事情。

副官（唸）『其次，我之所以拒絕允許那些

自尊自稱為政府的人的要求，因為——』

將軍 好無禮呀！

副官（繼續唸下去）『——因為那些要求全

都是犯罪的，作惡的。你們却逼我去從軍當兵，日日的訓練我，教導我怎樣的去殺人。這不但為舊約和新約所禁止，就是我的良心也不許我做這些事；至於第三個問題——』

（大佐和書記進。將軍和大佐握手。）

大佐 你在那裏唸那口供麼？

將軍 對的。不可赦的無禮！繼續唸下去吧！

副官（唸）『至於第三個問題，我為什麼要

說些冒犯議會的話。我當答道：我曾經受過

我要替上帝服役，和排斥那些以上帝名義所作的虛偽願望之訓導。這個願望，我希望我有一天的生命，我都好好地把他保守一天，所以——』

將軍 噢，不要唸了，這種齷齪的話也够了！現在的問題就是怎樣把他消滅了，怎樣去遏制他，免得把我們的人都弄壞了。（對大佐說。）你有對他說過話沒有。

大佐 我和他說了不少時候的話。我打算訴諸他的良心，令他曉得他進行着的事情，不但於他個人自身不利，而且用他的方法是不會成事的。我又和他談論他的家庭。他也

很激動似的，不過他仍然堅持着他的言論，不肯改變。

將軍 和他多說話那是最笨不過的。我們是兵，是實行的人，並不是空談的人。把他帶進來罷！

（副官和書記一塊兒退。）

將軍 （坐下）不，大佐！你錯了！這種的人，一定要用另外一種的態度對付他才成功的。若要除却倔強的份子，那不得不用強硬的手段了。一隻不良的羊，可以弄壞一羣的羊，這裏可沒有感情兩個字的地位。至於他是一個公子，家裏還有母親和情人那些事，和我

們並沒有什麼相干。我們的面前只有一個「兵」字，我們一定要奉着沙爾的意志行事的。

大佐 我只不過想用勸導的法子，或者稍微容易感動他，也說不定。

將軍 一點都不剛決，——只要剛決就夠了。從前我也經歷過這種的事兒。我們一定要令他自己覺得他並不是一個東西，只不過是馬車輪下一粒極小極小的沙，所以他不能夠阻止那車輪的前進就可以了。

大佐 很好，那麼我們就試試看。

將軍 (動怒) 這並不是一個「試試看」的問

題。我沒有一樁事情「試試看」。我已經伺候了我的大皇帝四十四年了，我已經犧牲我的生命爲皇家服務，現在還是犧牲着，那曉得那裏來了個乳臭小孩打算要教訓我一番，引了些聖經上的話給我看。他只可以對一般牧師們談論那些胡言謬語。對我呢，他不當兵就做囚犯。這就是這事的結束了。

(兩個兵挾着鮑力斯進。副官跟在他後面)

將軍 (用手指着鮑力斯) 把他放在那裏。

鮑力斯 不管你把我「放」在什麼地方，那並沒有什麼要緊。我喜歡站在那裏，就站在那裏，我喜歡坐在那裏，就坐在那裏，至於說到

你的威權呢，我並不——

將軍 不准出聲！你並不認識我的威權麼？——

我現在就要令你認識了！

鮑力斯 （坐下）這般的大聲大氣地呼喝，你

好沒有禮啊！

將軍 把他挈起來，令他站着！

（那些兵立刻把鮑力斯從椅子上扯起來。）

鮑力斯 這是你能夠做得到的事。你能够殺

我，不過你却不能夠強逼我服從你。

將軍 我說不准你出聲！聽我對你說話。

鮑力斯 我一點都不願意聽你的說話。

將軍 他發狂了！一定要把他送到醫院去驗

驗，看有病沒有。那就是唯一的處置他的方法了。

大佐 我們奉命令送他到憲兵部裏審問的。

將軍 很好，——就照這樣辦罷。給他穿上制服。

大佐 他拒絕不肯穿。

將軍 那麼，把他的手足捆起來就是了。（對

鮑力斯）現在你聽我對你說。你將來結局

什麼樣子。那並不關於我的事情。至於爲你

自己設想呢，我可要勸你仔細想想看纔好。

你只不過在礮臺裏破壞罷了，對於別人你

是沒有用處的，還是罷手罷。你是很激勵的，

——我也是一樣的，去——把誓宣了。把那些無

意識的話去却罷。(對副官)牧師在這裏麼?

(對鮑力斯)好麼? (鮑力斯靜着不響) 你

爲什麼不回答我?我確實對你說,我教訓你,爲的都是你自己的益處。最軟弱的人終須失敗的。你能夠把你自己的觀念仍然保存着,只不過你要把你服役的期限過了去纔可以。我們不會作難你的。好麼?

鮑力斯 我沒有別的話可說。什麼話我都已經說完了。

將軍 剛纔你說福音書裏有這種這種的說話。那些牧師們想來一定都知道的了,你最好和牧師談談看,然後你自己再細細地思

慮過。那一定是最善的方法。再會。我希望我第二次再見着你的時候,我能夠恭賀你已經入了沙爾職務的門了。差人把那牧師請到這裏來。(將軍和大佐,副官一塊兒退。)

鮑力斯 (對那些兵和書記)你看他們怎樣說法?他們明明自己曉得他們正在那裏欺騙你們。你們不要服從他們纔好!把你們的軍器拋下來罷。逃走罷。讓他們生生地把你們在軍營裏打死了。也好過做這些騙子的奴才。

書記 不,那是不能夠的。如果我們沒有軍隊,我們又怎樣能夠生活下去呢?這是不能夠

的。

鮑力斯 我們一定不可以下這樣的定論。我們作事情一定要照着上帝所願望的纔好。上帝願望我們去——

兵士 那麼爲什麼他們又叫軍隊做『基督服役軍』呢？

鮑力斯 那並不是什麼地方都可以說的。這也是這些騙子所創做出來的東西。

兵士 怎會弄成這個樣子？那些僧正一定曉得的。

（警官和速記者進。）

警官 （對書記）却藍順魯華公爵在這裏麼？

書記 是的，先生。他在那裏。

警官 請你照着這樣的步驟。你就是那個拒絕宣誓的鮑力斯却藍順魯華公爵麼？

鮑力斯 我就是他。

（警官坐下，移了一張椅子在他自己的對面。）

警官 請坐下罷。

鮑力斯 依我想起來，我們的談話也是沒有用的。

警官 我不贊成，不論怎樣，對於你總會有點利益。你看，人家告訴我：你拒絕從軍，而且還不肯宣誓，致使有人疑心你是屬於革命黨

的黨員。所以我不得不調查一下。如果這個事情是真的，那麼我們一定要把你從軍務裏革退出來，照着你在革命運動裏參與過多少次數，或者把你監禁起來，或者充軍出去。否則我們也要把你留下給軍事大員去調理。你要曉得我所對你說的全都是很明白很爽直的。我相信你對我們說話也是很誠實的。

鮑力斯 第一方面，我斷不能信任那些穿着這種的衣服（說着指他的制度服）的人；第二方面，我對於所你的公務的性質，我不但不敬重他，而且反過來說，我還從我的心坎

裏看他不起咧。不過我却並不拒絕你的質問。你要曉得的，是什麼東西呢？

警官 第一：請你告訴我你的名字，官級，和宗教的信仰。

鮑力斯 這些你全都曉得的，所以我不回答你；在這幾個詰問裏，只有一個關於我有一點的重要。就是，我並不是屬於那個叫做正教會的人。

警官 那麼，你的宗教又是什麼呢？

鮑力斯 我不能夠把他的定義說出來。

警官 仍然——

鮑力斯 我們可以說，就是基於登山寶訓的

基督教罷。

警官 記了下來！

（速記者把他記了下來。）

警官 （對鮑力斯。）但是你承認你是屬於什

麼國家，什麼階級的人麼？

鮑力斯 我不承認這個。我只承認我自己是

一個人，——是上帝的一個僕人。

警官 爲什麼你不肯給俄國忠心服務呢？

鮑力斯 因爲不論什麼國家，我都不承認他

的存在，

警官 你說你不承認他，你又作什麼解法呢？

難道你願意把他破壞麼？

鮑力斯 那自然一定是我最願意的，我現在

正向着這個目的進行。

警官 （對那速記。）把他記錄下來！（對鮑力

斯。）你用什麼方法進行呢？

鮑力斯 宣布他們的虛偽，奸計，和傳播真理，

那就是我用來進行的方法。剛纔你還沒有

進來的時候，我正在這裏勸那些兵士們一

定不要相信那些使他們也迫着加入的奸

計。

警官 但是除了宣布和勸化的方法之外，你

還用別的方法不用呢？

鮑力斯 我不但排斥暴動，而且我還把他看

作最大的罪惡，其餘所有各種的祕密運動，我也是一樣地排斥。

警官（對他的速記）把他記錄下來！（對鮑

力斯。）很好！現在請你許我問問你所認識的人——就是你的朋友。你認得伊懷順柯夫

Ivashenkov麼？

鮑力斯 不認得！

警官 克里恩（Klein）呢？

鮑力斯 我往日聽聞過他的名字，不過我却從沒有見過他的面。

（軍營裏的牧師進。）

警官 好，我想這也足夠了。依我看起來，你并

不是一個什麼危險的人。你和我們部裏沒有什麼關係。我希望你不久就要釋放了。再會（握手）

鮑力斯 我還有一樁事情，我想對你談談。請恕我，因為我不能不說。爲什麼你好擇不擇，却要擇這一種又劣，又惡的職業呢？我教你還是不做的好？

警官（微笑）多謝你的教訓，我有我的理由。神父，我現在把我的地方讓給你罷！

（牧師——是個老公公，手裏拿着十字架和聖經——一步一步地向前走。那個速記迎上去接受他的祝福。）

牧師 (對鮑力斯) 你爲什麼要使你的上官

不喜歡，爲什麼你不肯盡一個基督教徒的

義務，爲你的沙爾和國家服役呢？

鮑力斯 (微笑) 我不願意當兵，就是因爲我

願意盡基督教徒的義務的緣故。

牧師 你爲什麼不願意呢？福音書上說得好：

『爲你的朋友捨命，』那就是真誠的基督

教徒的職分了。

鮑力斯 不錯，那是捨了你自己的命，不是教

你去取別人的命。犧牲我自己的生命，那就

是我最願意的事。

牧師 青年的人，你可批評錯了！耶穌基督往

日對那些兵士們說過些什麼的話？

鮑力斯 (微笑) 那只不過證明雖是在他

(指耶穌基督)的時代，那些兵士們已經會

搶劫了，所以他禁止他們(指兵士)不要做

這種事情。

牧師 很好；那麼，你爲什麼不肯宣誓呢？

鮑力斯 你要曉得這個在福音書裏是犯禁

的。

牧師 完全不是。彼拉多說得好：『我奉上帝

的名義來問你，你是基督麼？』我們的上帝

耶穌基督回答道：『我就是他。』那又怎樣解

法呢？由此可以證明宣誓這樁事并不是犯

禁的了。

靈魂上面。

鮑力斯 你這個老公公說這些話，不怕難爲情麼？

鮑力斯 那麼欺騙這麼多人的罪惡，又是誰

牧師 我勸你還是不要倔強的好。改革世界，並不關於我們的事，把誓宜了罷，把他做好了罷。至於什麼是罪惡，什麼不是罪惡，留給教會去解決罷。

牧師 年輕的人，那用不着我們去批評，我們的義務就是服從我們的上官。

鮑力斯 留給你們去解決？難道你不怕把這麼重的罪惡壓在你的靈魂上頭麼？

牧師 什麼罪惡？我對於我在裏面受教育的信仰，常常都是很真誠的。我做牧師已經做了三十多年了，並沒有什麼罪惡壓在我的

去罷！最好把我帶到一個看不見人跡的地去罷！去——去（很刺激的）。這裏來勸我反叛上帝去！——去！——去！（很刺激的）。將軍一類的人物呢，還可以過得去。然而，你却拿着十字架，挾着聖經，用基督的名義到

方。我疲倦了，——我非常的疲倦了。

牧師 好，再會罷。

(副官進。鮑力斯仍然退到幕後。)

副官 好了麼？

牧師 非常的固執。非常的忤逆。

副官 他不肯答應宣誓和服役麼？

牧師 一點都不肯！

副官 那麼，我要送他到醫院去了。

牧師 就說他有毛病罷。這個一定是最好的方法，否則他的榜樣可要把其餘的都弄壞了。

副官 一定要送到病室裏驗驗他的心病纔

可以。這都是我的使命。

牧師 那自然再會罷。(退。)

副官 (行近鮑力斯那裏) 請你和我一塊去。我是奉命護送你的。

鮑力斯 到什麼地方去？

副官 到醫院裏去，那裏你就要覺着很安逸的，而且你還可以暇着的時候把這樁事情細想一番。

鮑力斯 我已經把他仔細想過了，但是讓我們去罷。(退。)

第三場

佈景 醫院裏的會客室。醫生長，外利醫

生，和穿着醫院的衣服的病人。穿着寬闊大衣的防守的人。

很氣怒的樣子）應做的事情相反。你是很殘忍的！那自然是很方便的！

生病的官 我對你說罷，你只不過越做越把我弄壞就是了。如果我會覺着好的，還有時候咧！

醫生長 把你自己安靜些罷。（對那些防守的人作手勢，他們從後面走近那官的身旁。）生病的官 你自由自在地說起話來，那自然

醫生長 你不要這樣的動氣。我本來是很願意放你走的，但是你自己要曉得，如果給了你自由，那對於你是很不安穩的，倘若我曉得你會留心！

是很方便。但是你試想我在這裏和那些瘋人住在一塊，我得着點怎樣的感覺呢？（對那些防守的人）你們爲什麼走近我這裏來走開！

生病的官 你以爲我又要喝酒了麼？噢，不，不！我已經領教過了！多住在這裏一天，只不過早把我殺死一天。你所做的事情，正和所（

醫生長 我求你安靜些罷。生病的官 我懇求你罷，我一定要走的。（呼着，喊着，向着醫生長那裏就撞。防守的人捉

住他，——爭鬪——他們把他帶了去。

外科醫生 又照樣地鬧起來了！他想打你咧！

醫生長 這都是酒精的主因，沒有別的東西可以給他設法的了，不過仍然有點進步。

（副官進。）

副官 早安！

醫生長 早安！

副官 我現在有一樁很有趣的案件帶來給你。有一個却藍順魯華公爵從軍，却不肯宣誓，只管拿福音書來做護符。他本來是交給警察廳去辦理的，但是他們却決定這樁並不是政治上的案件，用不着他們來管轄。牧

師和他談了好些話，一點效力也沒有。

醫生長 （笑）那麼你又照着平日的樣子把他帶來交給我們了。好；讓我們考察考察他就是。

（外科醫生退。）

副官 聽說他是個受過很好教育的人，而且還和一個很有錢的女子定了婚約。那是很奇怪的！我想只有醫院是一個最適於他的地方了。

醫生長 那一定是個狂熱的症候，——（鮑力斯給人挾着進。）早安，請坐罷。我們稍爲談談好麼？（對別的人）讓我們倆個人在這裏

罷。(除鮑力斯和醫生長兩人之外，全退。)

鮑力斯 如果你們打算是要把我監在什麼地方的，請你們就快快地把我的監禁起來罷，讓我好休息休息一下。

醫生長 請恕我，我一定要照着章程辦理的。我只不過稍爲問你幾句話就可以了。你覺得怎樣？那地方不適意呀？

鮑力斯 我並沒有什麼不適意。我完全是很
好的。

醫生長 是的；但是你的行爲却和別人的行爲不同！

鮑力斯 我做事情都是照着我的良心的默

示做的。

醫生長 你却拒絕不肯履行軍事的義務！
麼是你的主旨？

鮑力斯 我是一個基督教徒，所以我不能夠
殺人。

醫生長 保護國家，抵禦外來的仇敵，和抑制
那些擾亂國裏治安的人去作罪惡的事，那
是不是緊要的麼？

鮑力斯 現在國家並沒有受什麼仇敵的攻
擊；至於說到擾亂國內治安的人，其實這種
的人物在政府裏面數碼比較在那些政府
常常用暴力壓迫的百姓們裏面還要多。

醫生長 你的意思又作什麼解呢？

鮑力斯 我的意思說：那罪惡的唯一原由——

酒精——是由政府販賣的；那些虛偽的宗教信條，也是由政府散布的；就是現在他們要求我履行的軍事——這種的東西在國家裏為腐敗的主因——也是由政府強求我們的。

醫生長 那麼，依你的眼光看起來，政府和國家是不關緊要的了。

鮑力斯 我不曉得；總之，我一定不要在這些罪惡裏做一份子就是了。

醫生長 但是世界將來又得着什麼的終局呢？
呢？上界賜給我們一個心靈，為的是要我們

用這個心靈來觀察先前的事情的。

鮑力斯 不錯；上帝也賜給我們共同的理性：曉得社會的組織一定不可在暴力上建立基礎，一定要在愛的上面建立基礎纔可以的；所以有人不肯在罪惡裏做一份子，那並沒有什麼危險在裏面——

醫生長 現在請讓我驗驗你的身體。你可以躺下來麼？（驗他）你這裏痛不痛？

鮑力斯 不痛。

醫生長 這裏也不痛？

鮑力斯 不痛。

醫生長 請呼吸呼吸看。現在不必呼吸了，多

謝你！現在請你允許我。（拿出尺來量他的鼻和額）現在請你閉了你的眼睛，走動走動看。

鮑力斯 你幹這種的事情，不怕慚愧麼？

醫生長 什麼？

鮑力斯 就是這些蠢笨的事情哪！你早已便

完全曉得我是很康健的，你也曉得我只是

因為不肯跟着他們作惡的緣故，他們沒有

說話把我的真理駁倒，所以假說我是發狂。

你却幫助他們去做這種的事情，那是很可

卑，很可恥的。你還是不幹的好！

醫生長 那麼，你不願意走動麼？

鮑力斯 不，不願意。你喜歡怎樣磨折我，你可

以怎樣磨折我。那是你的事情。但是我是

願意幫助你幹的。（很懇切地）我說，你不要

做罷。（醫生長襟鈴兩個防守的人進）

醫生長 請安靜些罷。我很曉得你的神經是

非常擾亂的。你可願意回到你的病室去麼？

（外科醫生進）

外科醫生 有客來見却藍順魯華。

鮑力斯 他們是誰？

外科醫生 尼古拉斯和他的女兒。

鮑力斯 我很喜歡見他們。

醫生長 我並不反對。請他們進來罷。你可以

在這個地方接見他們。（尼古拉斯和劉巴進。却藍順魯華公爵夫人把她的頭伸進門來，說道：『你們先進去，我待一會纔進來。』）

劉巴（一直跑到鮑力斯那裏，雙手捧着他的面孔和他接吻，）可憐的鮑力斯呀！

鮑力斯 不，不要可憐我。我覺得很好，——很快樂。我心裏頭又很自在。（對尼古拉斯）你好麼？（抱他。）

尼古拉斯 我現在來告訴你些少很重要的事情。第一方面：在這種的事情裏，做起來做得太過，比較做得太少還要壞；第二方面：你的動作一定要照着福音書上纔好；將來你

的說話和動作，你大可以不必顧慮到。如果人家把你拉到那些有權有勢的人的面前，『你不要憂慮如何申訴，如何分說，因為在那個時候，聖靈必指示你所當說的話。』（譯者按此一段說話是從新約路加傳福音書第十二章第十一節到第十二節或馬太傳福音書第十章第十九節到第二十節或馬可傳福音傳書第十三章第十一節裏引用出來的，讀者如不明了，可以參考上面那幾章。）動作的時間，並不是在你的理性默示這樣，或默示那樣的時候；却是在你的精神決定你的動作的時候。

鮑力斯 那正是我所幹的。我本不想到我要

拒絕從軍的，後來我看見了這種虛偽的行爲，正義的寓意畫，那些公文，那些警官和那些議會裏會員的吸煙，——我不能不把那些話說出來。我沒有做這事以前，看起來很是可怕。其實做起來，是很簡單，很快樂的。（劉

巴坐在那裏哭。）

尼古拉斯 總而言之，你做起事來，切不可存着博取人們讚美的心，也不可因爲想令那些你敬重的人們喜歡的緣故，纔去做。至於我自己呢，我老實對你說，如果你這個時候把誓言了，進了軍隊，我不但一點也不減少

我愛你敬你的心，也許比較往日還要增加

了許多；因爲在世界裏做的事體，并不一定是有價值的，要在精神裏做的，纔有價值咧。鮑力斯 那自然是對的，因爲在精神裏，若是做了這麼一件事體，世界裏一定要得着個很大的變遷。

尼古拉斯 好，我要說的話已經說完了。你的母親在這裏；她是很傷心的。如果你能夠做她所願望你做的事情，那麼你就做罷。那就是我要對你說的話了。

（行廊裏忽有瘋人的可怖呼號聲。一個瘋人衝進房裏來。防守的人跟在後面，把那瘋

人拖了出去。

劉巴 噢，那是很可怖的！你却要住在這裏！（

哭。）

鮑力斯 這個一點都不令我害怕。現在沒有

東西是可以令我害怕的了。我覺得很安靜。

我所害怕的就是你對於這些的狀態。請你

幫助我，——我曉得你一定肯幫助我的。

劉巴 我怎樣能夠快樂啊！

尼古拉斯 快樂？那是不能夠的。我也不快樂。

我很替他悲苦，我也願意代他受苦。我也是

很悲苦的，不過我仍然曉得那是爲結局起

見。

劉巴 爲結局起見？他們什麼時候纔放他走？

鮑力斯 沒有人曉得。我并想不到將來；現在

是很快樂的。你也能夠得着更多的樂趣的。

（公爵夫人進。）

公爵夫人 我可不能再候了！（對尼古拉斯。）

很好，你有勸過他沒有？鮑力斯，寶貝，你願意

不願意？你一定要曉得我怎樣的痛苦法纔

好！我一生裏三十年已經爲你葬送去了！把

你養育成人，正可自驕，什麼東西已經預備

齊整，也差不多完功了，現在却突然間全功

盡棄，什麼東西也歸於烏有。監禁，可恥的！不，

鮑力斯——

鮑力斯 母親，你聽着。

公爵夫人 (對尼古拉斯) 你爲什麼一聲

不響？他的災禍都是你一個人弄出來的，所

以你應該勸勸他。你自然是很好的。劉巴，你

勸勸他罷。

劉巴 我能夠做些什麼呢？

鮑力斯 母親，你試想那些事是不可能的。這

正像要飛起來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也不

能當兵。

公爵夫人 你不過想着你不能罷了。那些全

都是胡說！別人已經當過兵，現在也還在那

裏當下去。你和尼古拉斯發明了一種新基

督教的信仰，其實那完全不是基督教。那是

一種惡魔的信仰，弄到圍繞着你的人們，個

個都痛苦得不堪。

鮑力斯 福音書裏是這樣寫的。

公爵夫人 福音書裏並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就算說過，也不過是愚蠢的罷了。鮑力斯，寶

貝，愛惜我罷！(摟着他的頸嚶嚶地哭) 我的

一生完全裝滿了憂愁！你本來是我唯一的

快樂之光芒，現在你却把他變成痛苦了！鮑

力斯，可憐我罷。

鮑力斯 母親，我是極其痛苦，極其痛苦的，但

是我實在不能夠答應你。

公爵夫人 你不要拒絕罷。就說你試試看罷。

尼古拉斯 就說你要仔細想過，你就仔細想

想罷。

鮑力斯 很好，——就照這樣辦罷。母親，不過你

也要可憐可憐我。這是令我很困難的。（行

廊裏又有悽慘的呼號聲。）你看，我住在一

所瘋人病院裏，我會失却了我的理性也未

可知。

（醫生長進）

醫生長 夫人，這個或者會得着最不好的結

果。你的兒子，現在處於一個很激昂的情形

裏。我想我們還是把這個探候時間當作完

畢的好。規定的探候日期是星期四，十二點

鐘以前。

公爵夫人 好好，我就走了！再會，鮑力斯。你仔

細想過。請你愛惜我！星期四用好消息見我。

（和他親吻）

尼古拉斯 （和他握手）用上帝的助力，請你

仔細想過，好像明天你就要死似的。這個就

是得着適當解決的唯一方法了。再會罷！

鮑力斯 （行近劉巴那裏）你有什麼話要

對我說麼？

劉巴 我能够說些什麼話？我不能夠不真實。

我不懂得你爲什麼要磨折你自己和別人？

我不懂得，所以我沒有一句話是我能說的。

(哭。)(他們大家都退。)

鮑力斯 (獨自一個人) 噢，好困難啊，好困難

啊！上帝幫助我罷！

(防守的人拿着醫院的制服進。)

防守的人 請你穿了這個，好麼？

鮑力斯 (起首換衣服，——忽然間，) 不，我不

穿！

(他們——防守的人——用強力迫着換了他的衣服。)

第四幕

第一場

地址 莫斯科。

時間 離第三幕一年之後。

佈景 尼古拉斯伊凡魯域家的大會客室，裏面擺着鋼琴，預備作跳舞會之用。僕人在鋼琴的前面陳設許多生花，一棵聖誕樹。

(瑪利穿着很美麗，絲織的衣服，和亞歷山大一塊兒進來。)

瑪利 這並不是什麼跳舞會。不過是個很小的跳舞罷了。我們常常說起來，只算爲那班孩子們而設的一個小聚集就是了。我不能夠讓我的孩子們到外面去跳舞，自己

却不曾爲他們開過一次小聚會。

亞力山大 我恐怕尼古拉斯不喜歡吧。

瑪利 我能够幹些什麼？（對僕人說）把他放

在這裏罷。只有天曉得我是不願意使他傷心的。現在看起來，我想他已經好一點了！

亞力山大 噢，不。近來他不過不談那些話罷

了。剛纔吃過飯他回他的房間的時候，看上去他好像很煩惱的樣子咧。

瑪利 怎樣做法呢？怎樣做法呢？我們大家一

定都要生活。家裏有六個小孩子，如果我再不給他們在家裏預備點娛樂的東西，那麼，他們要幹出什麼事情，只有上天才能知道，

我也不曉得許多了。不論怎樣，我總是替劉

巴喜歡的。

亞力山大 他求過沒有？

瑪利 求過了。他對她說過了，她也允許他了。

亞力山大 這可又要給他一個大大的打擊

了。

瑪利 但是他曉得的。他也不能够不曉得。

亞力山大 他不喜歡他的。

瑪利 （對僕人說）把那些水果放在碗櫥上

面。你的意思說誰？愛力色斯美海魯域麼？那自然不喜歡，因爲他是個最反對他的理論的——是個習於世故的人，又雅緻，又仁厚，又

和順！噢，鮑力斯的可怕的夢魔啊！他現在怎樣了？

亞力山大 李莎去看過他。他仍然在那地方。

她說他已經瘦了許多了，那些醫生爲他的生命和理性很是焦心。

瑪利 他是他可怕的理論的一個犧牲者！他的生活，不曉得要毀壞到什麼地步？那自然不是我的希望。（彈琴的人「琴師進。」）你是來給跳舞彈琴的麼？

琴師 是的；我就是琴師。

瑪利 請坐下候一候罷。你要喝茶麼？

琴師 不要，多謝你。（行到鋼琴那裏。）

瑪利 我從沒有希望這個的！我很愛鮑力斯。不過他一定不可以和劉巴結婚，自從吸收了尼古拉斯的觀念之後，尤其不可以。

亞力山大 他的自信力仍然是很奇特的。他受了好些苦楚啊！他們告訴他，如果他不肯降服，他一定還要被拘留在現在所住的地方，否則便把他送到礮臺那裏去，他還是一聲不響。李莎說他是很喜歡的，有時他還快活得很快。

瑪利 迷惑的人啊！噢，愛力色斯美海魯域來了。

（顯赫輝煌的愛力色斯美海魯域斯他蒿

斯其穿着夜禮服進來。

斯他蒿斯其 我來得太早了！
（吻瑪利和亞

力山大的手。）

瑪利 越早越好。

斯他蒿斯其 劉巴力古李拿呢？她說她要大

大地跳舞一番，補回往日她沒有跳的。我說

我願意幫助她。

瑪利 她正在那裏給八人跳舞安排綵結。

斯他蒿斯其 我去幫助她。我可以去麼？

瑪利 那自然。

（斯他蒿斯其轉身，撞見劉巴向着他走來，手裏拿着墊子，墊子上面都是星形的襟章，

和絲帶。劉巴穿着夜服，并不是低領的。）

劉巴 噢，你來了！那很好！請你幫幫我的忙。會

客室裏還有兩三個墊子，你去把他們搬到這裏來罷。你好麼，你好麼？

斯他蒿斯其 我去，我去。
（去）

瑪利 （對劉巴說）劉巴，聽着。今天晚上我們

的人客一定要詢問這事的。我們可以宣佈麼？

劉巴 不；母親不要宣佈。爲什麼讓他們去問

就是了！這事要令父親傷心的。

瑪利 不過他一定曉得，就是不曉得，至少也猜得着。我們早晚總要告訴他的。我細想起

來，最好今天晚上把他宣佈了。這是一個滑稽的祕密。

劉巴 不，不，母親——請你不要宣佈。如果宣佈了，那可糟塌了這一晚上了。不，不要宣佈。

瑪利 很好，就照你的意思罷。

劉巴 無論怎樣，今天晚上夜飯以前總不要宣佈纔好。（大聲喊道）好，你在那裏搬墊子麼？

瑪利 我去看看納德莎就來。

（和安娜伊凡魯拿一齊退。）

斯他蒿斯其 （搬着三個墊子，頂上那個墊

子用他下頰按着，跌了點東西下地。）不要

勞動你，劉巴力古李拿，讓我去把他們抬起

來。我說你却得着這許多的綵結！一定要把他們分配得公平才好。文尼亞，來這裏！

（文尼亞拿着很多的綵結進來。）

文尼亞 這就是最後那些了！劉巴，愛力色斯美海魯域和我賭東道看誰得着最多的綵結哩。

斯他蒿斯其 你自然是容易的！隨便什麼人都都認識，所以你定會多少得些的。就算一些綵結我也得不着，一定也會贏那些女子們。所以你要知道我也有四十分的優勝。

文尼亞 但是你是已經長大的，我不過是一個小孩子。

斯他蒿斯其 我並不十分長大，所以我比一個小孩子還不如。

劉巴 文尼亞，請你到我的房間那裏，給我

漿糊和針盒兒拿來，這兩樣東西是放在書架上面的。但是，請你仁慈一點，不要把那裏的錶打破了纔好。

文尼亞 (跑出去) 我就要把什麼東西都打破了！

斯他蒿斯其 (握着劉巴的手) 劉巴，我可

以麼？我快活極了！ (吻她的手) 麥索茄舞

現在可是我的了，不過，那還不够，在麥索茄舞裏可沒有時候談這許多的說話，我有許

多的話要說咧。我可以打封電報給我那裏的人，告訴他們：你已答應了我，和我怎樣的快樂麼？

劉巴 不錯；你今天晚上打電報就是了。

斯他蒿斯其 還有一句。尼古拉斯伊凡魯城知道這個消息又怎樣呢？你會告訴他麼？會告訴他麼？

劉巴 不；我沒有告訴他，不過我就要對他說起。現在就是他知道了，也不過像他知道了關於他家裏別的事兒一般，他只說：『你喜歡怎樣，就怎樣做罷！』其實他心裏頭是很不高興的。

斯他蒿斯其 因為我并不是却藍順魯華，

因為我是個御前大臣，是個貴族的陸軍大將。

劉巴 不錯。但是我已經準備和我自己開戰了，——為他的緣故，欺騙我自己了。那并不是因為我不愛他，所以我不服從他的志願；却是因為我不能夠做虛偽的事。他自己却說一個人不應該做的，我希望我自己的生生活希望過好久了！

斯他蒿斯其 生活就是世上唯一的真理。却藍順魯華怎麼樣了？

劉巴 (刺激的樣子) 不要談他的事情罷。就

是他在那裏受着苦的時候，我也要責備他。

我曉得那是因為我要罵他的緣故。還有一樁事我着實曉得的：就是愛情這樣東西，——真的愛情——我從沒有給過他一點。

斯他蒿斯其 劉巴，你真個這樣說麼？

劉巴 你可是要我說：我是用真的愛情來愛

你麼？我偏不肯說這句話。我自然是愛你：

……不過這是另外一種的愛情。這兩種的愛情沒有一種是真的。如果我只能把

這兩種愛情放在一塊……

斯他蒿斯其 噢，不，我已經很滿意我的了。(

吻她的手) 劉巴！

劉巴 (離開他那裏) 不；我們不要談了。你看人客陸續地來了。

(伯爵夫人和湯尼亞及一個女子一塊進)

母親就要來這裏了。

伯爵夫人 那麼，我們可要占第一了。

斯他高斯其 還有人第一哩！

(史提芬和文尼亞進；文尼亞拿着針和漿糊)。

史提芬 (對湯尼亞說) 昨天晚上我希望

在意大利劇場那裏撞見你。

湯尼亞 我們昨晚都在我姑母家裏，給那些窮人縫衣服。

(學生們，婦女們，和瑪利進)

伯爵夫人 (對瑪利說) 我們可以見見尼古

拉斯伊凡魯域麼？

瑪利 不；他從沒有離開他的房間的。

史提芬 却藍順魯華的事情弄成怎樣了？

瑪利 他仍然在瘋人院裏，可憐的孩子啊！

伯爵夫人 好強項呀！

人客之一 好個特別的幻想到頭來又能夠

得着點什麼的益處？

學生 請你們攜了你們的舞伴來跳舞罷。

(拍他的手。他們認定了他們的位置；跳舞)

(亞力山大伊凡魯拿進，她走到她妹子那

裏)

亞力山大 他氣得很利害哩！他去看了鮑力斯回來，看見還是在那裏跳舞。他要逃走了。我跑到他房門口那裏，却聽見他和亞力山大彼脫魯域正在那裏說話。

瑪利 他們說些什麼話？

跳舞裏來的聲音 (法語) Rond des dames

Les cavaliers en avant.

亞力山大 他已經決意不能夠住在這裏了，他就要逃走了。

瑪利 好個令人痛苦的人！

(瑪利退。)

第二場

佈景 尼古拉斯伊凡魯域的房間。尼古拉斯伊凡魯域已經穿了大衣，正把一封

信放在桌上。和他一塊在那裏的是個游民。——亞力山大彼脫魯域——穿着破碎的衣服。

亞力山大彼脫魯域 不要憂愁！就是一個便士也沒有，我們也能到高加索那裏的；我們一到那地方，你便能夠把事情安排停當了。

尼古拉斯 我們先坐火車到都拉，然後步行去那裏。現在我們要動身了。(把那封信放在桌子當中，向着門外去。忽撞見瑪利進來。)

尼古拉斯 你來做什麼？

瑪利 來看看你做些什麼事？

尼古拉斯 我痛苦極了！

瑪利 我來做什麼？來禁止你做殘忍的事哪？

你爲什麼要做這種的事情啊？我作過點什麼的事呀？

尼古拉斯 爲什麼？因爲我不能過這樣的生活，

我不能夠忍受這種可怖的，腐敗的生活。

瑪利 那是很可怕的！你却把我那犧牲給你

和孩子們的生活，叫做腐敗的麼？（看見亞

力山大彼脫魯域在那裏。）（用法語說。）

Renvoyez au moins Cet homme. Je

ne veux pas qu'il soit témoin de Cetta
Conversation.

亞力山大彼脫魯域 （用不完全的法說話。）

Comprenez toujours moi pacte.

尼古拉斯 亞力山大彼脫魯域，你在外面候

我罷？我就要來了。

（亞力山大彼脫魯域退。）

瑪利 你和這種的人交接，能得着什麼好處

呢？爲什麼他反比較你的妻子勸得你聽呢？

你現在打算到什麼地方去？

尼古拉斯 我留了一封信給你。我不願意再

談這樁事情了。那是很痛苦的。如果你希望

我說，我便安安靜靜地把那封信裏面的話，說些給你聽。

瑪利 不；我真真不懂得你爲什麼要恨惡，要懲罰你的妻子，她差不多什麼東西都爲你犧牲去了？你能夠說我入社會，爲的是我愛穿衣和弄媚麼？不能我的一生全已貢獻給我的家庭。孩子是我自己哺乳的，是我自己養大他們的，而且在近幾年來，所有他們的教育負擔，和家事的管理，也全都拋在一個人的身上。

尼古拉斯（插嘴。）不過所有那些負擔的重量，都是因爲你不肯實行我所提倡的生活。

瑪利 但是你要曉得你所提倡的，都是不能的！不論什麼人，你去問問看！我不能夠縱容孩子們，長大了一點教育也沒有受過，像你所希望似的；我也不能夠親手去做那些煮飯洗衣的事情。

尼古拉斯 我從沒有要求過你做這種的事兒。

瑪利 很好；你雖然沒有要求過我，但是有點事和這個差不多。你自稱爲基督教徒，而且你也要在世界裏作好事的。你說你愛人道。那麼，爲什麼你又要磨折你的妻子，她什麼東西都犧牲給你的？

尼古拉斯 我在什麼地方磨折你呀？我愛你，

不過——

瑪利 你要離了我逃走去，難道這個不是磨折我麼？你曉得世界將來要說些什麼的話？兩句當中，總有一句——不是說我是一個兇惡的婦人，就是說你瘋了。

尼古拉斯 那麼，就讓他們說我瘋了罷。我實在不能過像這種的生活。

瑪利 就是我開了一個跳舞會，爲什麼要這樣的恐怖？——而且全季裏只開這一次跳舞會，因爲怕你難過的緣故。人家都說這個跳舞是少不了的，所以我迫不得已纔開。你去

問問瑪麗看，問問花花里尉沙尼拿看。你却

把他（跳舞會）看作一種罪惡，令我爲他去受恥辱。恥辱不恥辱，我心裏并不打緊。最可惡的，就是你不愛我，——你却愛全世界的人，連亞力山大彼脫魯域這樣一個酒徒，你都愛……：……：……不過我仍然愛你，——我沒有我不能夠活的。我作了點什麼事？我作了點什麼事？（哭）

尼古拉斯 你不懂得我的生活，——我的精神生活。

瑪利 我很願意懂，不過我不能夠懂。我只曉得你的基督教的觀念只能把你弄成恨惡

你的家庭，和恨惡你的妻子就是了。唔，我真不懂！

尼古拉斯 你不懂，別人會懂得的。

瑪利 誰呀？問你要錢的亞力山大彼脫魯域麼？

尼古拉斯 他和湯尼亞，惠沙利都懂得的。不過那是屬於精神上的，如果沒有人懂得，那就不會改變什麼東西了。

瑪利 現在惠沙利已經悔悟了，他仍然回到牧師的治下那裏了，這個時候湯尼亞正在那裏和史提芬跳舞調笑哩。

尼古拉斯 我是很惋惜的。但是這個并不能

够把黑變成白，也不能够把我的生活改變了！瑪莎，你用不着我，——讓我走罷！我本打算

一同過你的生活，——把他變成一件像我的生活的東西，——但是現在不能做得到了！唯一的結果，就是令你和我自己都感受痛苦，不但令我感受痛苦就算了，而且把我所希冀的事情也破壞了。不論什麼人，——就是連那個亞力山大彼脫魯域——都有權說，也實在可以說，我是一個虛偽的人，因為我嘴上說這麼一件事情，但是我實行起來，却做那麼一件事情；我一面高談基督的窮困，一面自身却在奢侈裏生活，把財產都給了我的

妻子，自己却在她的覆庇底下。

瑪利 那麼，你自己是很慚愧的了。你不想超越出來麼？

尼古拉斯 那并不是我自己慚愧不慚愧的話，——雖然，我一定是很慚愧的——不過我阻礙了上帝的工作罷了。

瑪利 你自己說，上帝的工作雖然人家反對，也是要進行的。現在且不提這話，請你告訴我：你要我怎麼做法？

尼古拉斯 我已經告訴過你了。

瑪利 尼古拉斯你要曉得：那不過是不可能。你細想一下。劉巴就要出嫁了，文尼亞已

經入了大學了，美沙和開素也進學校了，我又怎樣能夠把這些事情中斷了呢？

尼古拉斯 但是，我呢？我又怎麼做法纔好呢？

瑪沙 實行你所講演的說話：忍耐和愛。難道這個也這麼困難麼？和我一塊兒住罷，——不要把你自已離開我們了。什麼事情使得你這樣憂愁啊？

（文尼亞衝進來。）

文尼亞 母親，人家請你去咧。

瑪利 你說我不能夠來。去罷，去罷。

文尼亞 來罷！（退。）

尼古拉斯 你總不會明白我的觀點了，你也

不會了解我的了。

瑪利 我只希望我能夠了解。

尼古拉斯 不；你并不希望了解，所以我們漸

漸地越做越生分了。把你自已放在我的地

位細想一下看，那時你纔會了解哩。第一方

面：這裏的生活是很腐敗的，——這種的字眼

一定觸怒你的，不過說到基於掠奪的生活，

除了這些字兒我實在不能用別的字眼，——

因為你所倚靠來生活的金錢，都是從你偷

了人家的土地那裏得來的。除了這個，我還

看着孩子們給這些金錢弄壞了哩。『他把

一個小子陷在罪裏，他是有禍的。』（按：這句

讀者如有不明了請參考新約馬太福音第

十八章第六節或馬可福音第九章第四十

二節等。）——我却親眼看着我的孩子毀壞

了。我也不忍看着那些大人穿着燕尾服服

待我們，好像他們就是奴隸一般。

瑪利 不過那常是這樣的。家家都是這樣的，

——不論什麼地方，處處都是這樣的。

尼古拉斯 自從我認實了我們大家都是兄

弟們，我就不能用無關痛癢的眼看着不理

了。

瑪利 那是你自己的謬想。各人總能夠想像

點東西出來的。

尼古拉斯（氣）這種的了解的需要是可怕的。今天我在烈正羅天夜宿店裏和那些清道夫混了一朝。我眼看着一個小兒餓得要死，一個孩子變成一個酒徒，還有一個生癆病的洗衣婦人，還要到河裏洗她的麻布襯衫；我回家的時候，有一個帶白領帶的僕人給我開門。我親耳聽着我的兒子——是個青年——教那僕人給他倒了一杯水，我還看見有一大班的僕人，在那裏服待我們。後來我又到爲真理犧牲生命的鮑力斯那裏，我看見這個純潔的，堅決的，熱誠的人兒，因爲他們要去却他的緣故，差不多慢慢地把他迫

得要發狂和死了。我曉得，他們也曉得他是有心病的；他們却特意觸怒他，把他放在那些癲人一起。噢，那是可怕的！我回到家裏來，知道我的女兒——我們家裏只有這一個女兒，她了解真理并不了解我的，——現在不但把真理拋棄，而且連她曾經允許戀愛的未婚夫也拋棄了，打算去嫁給一個只會阿諛的人——一個說謊的人。

瑪利 好個基督教徒說的話！

尼古拉斯 不錯；那是不對的。我是應罵的。不過我願意你表同情於我的覺悟。我不過說她棄絕真理罷了。

瑪利 你說真理。其餘大多數的人說的都是
錯的，謬誤的，就是了。惠沙利想着他是入了
迷途的，但是他現在仍然回到教會裏了。

尼古拉斯 那是不可能的！

瑪利 他寫信告訴李沙的，待一會，她就要拿
那封信來給你看了。這些事兒還沒有完咧。

除了那個於中取利的亞力山大彼脫魯域
不說外，湯尼亞也是這般的了。

尼古拉斯 (怒) 那是無關係的。我只願意你

了解我。我仍以爲真理還是真理。別人餓得
要死的時候，我走到家裏來却看見聖誕樹
哪，跳舞會哪，無數浪費的人哪，我是很痛苦

的。我不能過像這般的生活。可憐我罷！我實
在支持不住了！讓我走罷！再會。

瑪利 如果你走，我也和你一塊走，如果不和
你走，我要把我自己攢在你的火車下面。讓
我們大家一塊兒死罷！——大家，美西——開素
——大家一塊兒。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好痛苦
啊！何苦來呢？(哭。)

尼古拉斯 (對門外說) 亞力山大彼脫魯域！
你去罷！我不和你一塊去了。我要留在這裏。
(把大衣脫去。)

瑪利 我們沒有多少日子活在世上的了。我
們住在一起已經二十八年了，不要把我們

的生活就這樣糟塌罷。下次我再不開跳舞會了，但是你也別要這樣的令我傷心纔好。

(文尼亞和開素衝進來。)

文尼亞和開素 母親，快些來呀。

瑪利 我就來了，——我就來了。那麼，我們大家互相原諒罷。

(瑪利和孩子們退。)

尼古拉斯 (獨自一個人) 一個小孩子，——

完全一個小孩子！否則，——一個很刁滑的婦人呀，是了，——一個很刁滑的孩子。那就是了。

哦，你(指上帝)不願意我做你的僕人也說不定。你要羞辱我，讓大家都指着我說：『

他只會空口說不會實行的。』我甘心承認了。他最曉得他所願意的事的。謙虛，樸實，噢，我能夠貢獻給他就好了。(李莎進。)

李莎 請恕我，我拿惠沙利的信來給你看的。

這是一封寫給我的信，他教我告訴給你曉得。

尼古拉斯 那麼，這樁事是真的了。

李莎 是的。你看他的信就曉得了。

尼古拉斯 請你唸給我聽，好麼？

李莎 (讀信) 『我現在寫信請你把這個通

知給尼古拉斯伊凡魯域曉得。我極後悔——時的謬誤，令我公然背棄了神聖的正教會

現在我重回到正教會了，我快樂得很哩。我希望你和尼古拉斯也和我一般。我求你們的寬恕。』

尼古拉斯 他們把這個可憐的人，迫到這樣，不過那仍然是很可怖的。

李沙 我還要告訴你，公爵夫人已經來了這裏了。她到我的房間裏來，氣得很利害，她說她一定要見你咧。她剛從鮑力斯那裏回來。我想你還是不見她的好。見了有什麼好處啊？

尼古拉斯 不；你去請她進來罷。今天顯然是個可怖的審判日子。

李沙 那麼，我請她進來就是了。（退）

尼古拉斯 （獨自一個人）噢，請你記着生活是存在侍奉你的裏面的。你要記着：如果你要賜審判給我，那就是你以為我是能夠擔負他們的了，他們不是出於我的力量之外的了，不是這樣，那就不是審判了。天父啊，幫助我——幫助我去實行你的志願，不是我自己的志願。

（公爵夫人進）

公爵夫人 唔，你真個許我進來了，——你真個恩准見我了！我不和你握手，因為我恨惡你，我看你不起。

尼古拉斯 什麼事？

公爵夫人 就這樣的事！他就要調到受懲戒的軍隊裏了，那都是你弄出來的。

尼古拉斯 公爵夫人，如果你要吩咐點什麼

事，你告訴我就是了。如果你來這裏爲的是要罵我一頓的，那你只有損害你自己罷了。至於我呢，你是不能夠觸怒我的，因爲我非常表同情於你，非常地可憐你。

公爵夫人 好慈善啊！真個高尚的基督教！不

尼古拉斯先生，你可不能再欺騙我了！我現在曉得你了！你把我的兒子毀了，對於你是沒有什麼的，所以這裏你還是開你的跳舞

會。你的女兒——她已經和我的兒子定了婚約——現在就要嫁給別的人了，這樁婚事也是你認可的；在這個時候你還假模假樣要過什麼簡單的生活，——還要假裝做木匠咧。我好恨你，和你的虛僞的生活啊！

尼古拉斯 請你自己鎮靜些，公爵夫人，告訴我你要我去做點什麼事？我想你并不是特地來罵我的。

公爵夫人 不錯；一半是來罵你的。我應該要把我的痛苦倒出來。我要你做的事就是這一個：他們就要把他送到受懲罰的軍隊裏了，我可不能忍受着。這樁禍事是弄出來的，——

是你，——是你，——是你弄出來的。

尼古拉斯 不是我——是上帝弄出來的，上帝

曉得我好可憐你啊！不要把你自己反對上帝的意志。他在那裏試驗你哩。好好地忍受着罷。

公爵夫人 我不能好好地忍受着。我的兒子就是我舉凡一切的世界，你却從我那裏奪了他去，把他毀了，我不能夠就這樣安安靜靜地忍受的。我現在來你這裏，再警告你一次，——這是最後的一次了——你既然毀了他，那麼，你一定要把他救出來。去，設法把他開釋出來罷，——去見那些當權的人，去見沙爾，

你喜歡見誰就去見誰罷。這是你的義務。如

果你不肯去，哼，我曉得我怎樣做了。你所弄出來的，你一定要償還給我。

尼古拉斯 請你告訴我怎樣做法。我很願意盡我的能力去做的。

公爵夫人 我再說一遍，就是：你一定要把他救出來。如果你不肯——你記着就是了。再會。
(退。)

(尼古拉斯躺倒在沙發上面。靜着不響。停了些時。Grassvater的“Tanz”曲聽見得清清楚楚。)

史提芬 父親，不在這裏來罷。

(跳舞的人，大人，小孩子，一連串的進來。)

劉巴 (看見她的父親) 噢，你原來在這裏！請

你恕我。

尼古拉斯 (站起身來) 不要緊，不要緊。(那

一大串的人跟着橫過房門由別一個門出去。(獨自一個人) 惠沙利已經回到教會了。

都是因為我的緣故，致毀了鮑力斯。劉巴也要嫁給別人了。難道是我錯了，——錯了信仰

你(指上帝)麼呀，不！父啊，幫助我罷！

第五幕

第一場

在一隊受懲罰的軍隊裏，有一間草舍。那

些囚犯四圍的睡在那裏，或坐在那裏。鮑

力斯讀福音書，作註解。

一個剛受了鞭笞的人，從草舍裏伸出來

說：『噢，爲什麼沒有第二個普基切夫

Pugachev 來報復我們呀？』

公爵夫人衝進來。她給守兵驅逐出去。和

一個軍官爭論。

那些囚犯奉命祈禱。鮑力斯被驅到地牢

裏，判決要受笞刑。

第二場

沙爾的書房。香煙。說笑話。阿諛諂媚的說話。

公爵夫人受詔宣進。下令等候。

卑躬諂媚的請願者。

那纔公爵夫人進。請求被拒。(退。)

第三場

瑪利 (對醫生談尼古拉斯的病況) 他已經改變了,現在溫和了許多,不過還是鬱鬱的就是了。

尼古拉斯 (和醫生一塊兒進來) 醫治是沒有用的。靈魂比較地要緊,不過爲我妻子的緣故,我只好同意罷了。

(湯尼亞和史提芬一塊,劉巴和斯他高斯其一塊,進來。大家談論土地的事情。尼

古拉斯忍制着不要觸怒別人。大家退。)

尼古拉斯 (獨自一個人和李莎在那裏) 我現在在一種不息的,飄搖的情形裏。我做得對不對呢?我却一點東西都沒有做出來?我已經毀了鮑力斯。惠沙利又回到教會裏了。我就是一個懦弱的好榜樣。我看上帝并不要我做他的僕人,也說不定。他有許多別的僕人。就是沒有我,他們也會做那些正當的事兒。看得清清楚楚,那就是得着心裏的平和了。

(李莎出去。他祈禱。)

公爵夫人衝進來,把他 (尼古拉斯) 刺一

下。大家都衝進來。他（尼古拉斯）說：他自

一百年不可。」

己偶然弄出來的。寫請願書給沙爾。

惠莎利和刁荷巴斯進來。尼古拉斯伊凡魯

域死時還歡呼着教會的虛偽打破下來了。

他認實他的人生的意義。

最後那一場選擇下面之一：

鮑力斯來信充滿了悽慘的議論，『我曉得的，——我曾經過那事的。』

自由主義的人——一個大學教授很尊嚴的解釋和寬恕。

一個自由會社的婦人，戴着金鋼鑽來到，『他們是不能夠了解的。他們要了解非等到

共學社

文學

叢書

文範邨譯

活屍

此書為托爾斯泰傑作之

一闡揚無抵抗主義至為

詳盡要知托氏無抵抗主

義之真義者除必須讀托

氏所著「我的宗教」一書

外尤不可不讀此一劇與

短篇小說「只有上帝知

道」一篇

角三册一

行發館書印務商

元(874)

The Light that Shines in Darkness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回(黑暗之光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俄國託爾斯泰

譯者 鄧演存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